

俄羅斯研究

要

●論著

俄美外交關係之前路……

評國際協報之社評

顧高陽譯

●蘇聯政聞

蘇聯新國籍法……

益人

斯達林在十六次大會的丑表功……

靜

●譯叢

蘇聯之高等教育（控制思想自由
施行階級教育）……

明譯

蘇聯之運輸業……

淺

●留俄外史

從莫斯科到上海……

亦

●轉載

✓ 半年中所見蘇維埃之真面目……

胡漢民述
張振之記

目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本社緊要啓事

本刊所載各種文字，除轉載一欄外，其版權均歸本社所有，絕對禁止翻印，各報章雜誌如有轉載者，亦請聲明錄自本刊。

創刊號要目

本誌的使命

中俄會議國人應持的主張

伯利議定書的批評四種

蘇俄政治經濟近况

斯達林與布哈林

日俄在滿洲之衝突

狂飆(小說)

中俄大事記

濟之

濟之

吳成章等

李一足

李一足

漢文

蒙主譯

西溪

第二號要目

蘇聯的利權租借制度

脫洛斯基回憶錄

樊仲雲

濟之譯

未來之太平洋戰爭與蘇俄之軍事準備永偉

蘇聯經濟現狀及其五年經濟計劃 宓汝桌

中俄伯力議定書內容之解剖 吳成章

蘇聯移民遠東現狀 西溪

蘇聯改歷問題 蒙生

第三號要目

蘇聯之石油業 何漢文

紅軍及其黨政工作 一足

蘇聯農業五年計劃 西溪

盧布價格問題 西溪譯

伯力議定書內容之解剖 吳成章

華糧輸俄問題 記者

救濟華僑問題 記者

留俄外史 (莫斯科的妓女) 中庸

第四號要目

最近英俄臨時商約全文

彭明華

蘇聯與東方各國之經濟關係及商務

蘇聯工人失業問題

永偉

俄國十年來大事記

W H

俄人在華應辦居留證之擬議

吳成章

旅俄華僑概况

漢文

留俄外史史料 (莫斯科人的生活)

朱明

中俄大事紀

西溪

第五六號合刊

土西鐵路完成與中俄之關係

苑明

最近蘇俄概况

靜觀

格柏烏——蘇俄國家政治局

孫亮譯

共產黨反宗教之真相 (莫斯科一個牧師的家庭鬥爭)

朱明譯

湯姆斯基與蘇俄職工會

永偉

蘇俄五年計劃批評

友耕譯

留俄外史 (蔣介石公子在莫斯科被審記)

愛沙夫

中俄大事記

西溪

小說

聞侶鶴譯

第七號要目

莫斯科外交政策的分析

蘇聯人民住行之自由

五年計劃之檢討

蘇聯之言論出版自由

斯塔林投降了託洛斯基

滑稽的波爾希維克

斯塔林在第十六次大會的丑表功

留俄外史——十八個

蘇俄近事紀

欲明瞭東北政治教育實業和
外交情形請看哈爾濱最大之

國
際
協
報

新 聞 翔 實
消 息 靈 通
評 論 公 正
副 刊 優 美

評國際協報之社評



哈爾濱國際協報近有社評，其標題為「美俄外交關係能否不生變化」，其中之言論最足使人注意者，為論蘇聯西守東進之重心外交，其言曰：一九二五年一月，日俄條約締結之初，蘇聯先為承認日俄戰爭「普資茅斯」條約有效之聲明，劃分滿蒙勢力範圍之傳統政策不變，東方外交地位不啻下一新柱脚，東歐如土耳其立陶宛波蘭以及東亞之外蒙古皆得從容以穩紮其結托合作之陣線，以東方民族聯立同情之精神，起而與歐美之資本主義相抵抗云云，由是觀之，滿蒙雖為我國之領土，已成爲日俄侵略之角逐場，外蒙之獨立，既已實現，東路鐵道亦化中國之中心點，皆爲不可掩之事實，蘇聯雖屢稱拋棄帝俄時代之侵略政策，然其避免歐美國際之嚴格封鎖主義，而轉移其視線於東亞，則仍爲帝俄之傳統的外交政策，不過變本加厲，方式

愈奇。其外交手段較帝俄爲靈巧，而我國因之受害尤烈，不信請觀帝俄時代外蒙，尙未獨立，亦未有如去歲滿洲里等處無名之師大舉擾邊之怪事，觀其西守東進之外交，而我國實首當其衝，且赤化之宣傳，危及我國之國本，甚盼我國全國人民特別注意，起而自衛，勿墮其巧妙之毒計，至其所列共產黨之言曰：近代之資本主義，不久將與十八世紀之封建主義同樣淘汰，屆時統御全世界之後見者，惟一共產主義，又謂共產黨最得意之標語謂一九三三年五年計劃成功之初，即爲吾等訓練時期屆滿克與世界大工業之美國競爭發軔之日，又曰極端政治意見之敵視，終不能防其物質技術之聯絡，從非正式的商務接近一面推測，愈覺華僑政府拒俄政策之不能持久，云云，果爾則美俄由非正式的商務關係，將於最近之將來，一變而爲正式通好締約之國交，世界之國家界限，社會組織，經濟狀況，皆風雲變色，共產黨之迷夢，或有成爲事實之一日，則非記者所敢推測，有各國著名學者駁斥之理論在，請熟讀，深思再下定評，且非獨關我國之國是，而爲世界人類之大問題矣，茲特將該社評介紹於後。

美俄外交關係能否不生變化(一)

復生

高爾比外交文件之維持性

★★★★★★★★★★★★★★★★★★★★

★★★★★★★★★★★★★★★★★★★★

★★★★★★★★★★★★★★★★★★★★

吾人前爲「中俄會議之坦途安在？」一文，曾汎論日俄五年來之國際。茲欲揭示歐美對俄外交，及蘇聯之所以艱苦自持，始終步趨其一貫的主義，不以國際政情爲轉移之對外政策。確予吾人以縝密研究之興味。於是申論美俄關係作一概括的觀察。

「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蘇聯固依然未變其革命政府標榜之方針。顧自一九二七年五月日內瓦國際經濟會議，蘇聯代表會發表宣言謂「資本主義世界與共產主義世界，可由和平軌道中協謀共同存立之途。布爾什維克祇籌維持其本身之生命。並不願集中力量以傾覆世界資本主義。」吾人味玩其意，似覺蘇聯社會革命政策，對於歐美

動之設計。而採用比較和緩力圖避免衝突，含有時代性的「解放自由」，「援助弱者」之指針。同時露布。當初杜羅斯基主張社會主義不能建造於一個國家以內。更不能單行於落後的俄國。史塔林則痛駁之。今日且佔有其相反論之勝利。蓋社會主義既以經濟質量爲背景。蘇維埃經過十三年之奮鬥。「農村的社會集團」與「城市的電氣工業化」。五年計畫前半期之意外成功。已創作一新紀錄。世界革命相輔而行之信念。已成陳腐無稽之談。此則今日幹部派得意之語。蘇聯外交方針雖遭歐美國際冷遇。強硬態度自此乃更覺有睥睨一世之感。

一方似已放棄於一部之策動。但於東方民族運動。則有所謂「西守東攻」確定之新戰略。并更進一步放棄其暴烈煽

顧意大利公使覆牒。曾嚴厲駁斥布爾什維克制度，原理，政策。在在與現代社會制度發現極端衝突之點。且始終無

調和之餘地。華盛頓政府之不承認與蘇聯復交。就高爾比外交文件觀察。乃不啻一種堅強有力之表現。美國之不承認蘇聯，卽以一造之政治制度，社會組織，根本要素與美國大相逕庭。自始卽無產生國際普通友誼之可能，迄今美利堅一部國論贊許高爾比一文爲過去百年中著名國際歷史上學術上極有價值之文件。換言之。美國之不承認蘇聯，乃自認爲美利堅民族一種強固力量之表現，非畏懼共產主義的弱點之暴露。『歐美國際秩序之賴以不墜。全爲高爾比一文之力』。此皆華盛頓報紙曾聞習見之詞令。高爾比覆牒發表以後，屈指已越十年。繼威爾遜總統者。有哈丁柯理治，與胡佛。繼高爾比國務卿者。有許斯，凱洛格，及史汀遜。皆擁護此一貫政策而不變。且尤以許斯堅持爲最力。許斯聲明謂『美國爲民主政體，能承認君主國，共和國，自由邦，及邁克推多制。任何政府的政治組織與任何國家的經濟制度。皆不作爲斷絕國交之根本原因。唯不棄其煽動世界革命政策。根本企謀推翻西方各文化國家之政府。乃斷言無恢復邦交之指管保證。而真正善鄰友誼又

安自而生。美國人傳佈『許斯政策』之結論如斯。美俄國際之不能應運而生，寧俟煩論。唯自一九二〇年後之十年間。蘇維埃制度生命之延長期。至出於一切意料以外。而蘇聯國內電汽化重工業與其農業集團之組織。居然劃一新時代。其是否合於現代經濟原則爲另一問題。從前世界革命不發動。蘇維埃制度無法單獨存在之說，已成廢話。而美國拒絕承認蘇俄之外交方針。果否能堅持到底。乃大有可以探討之價值矣。

(二)

▲美俄間物質技術之時代性

美國之拒絕與蘇聯復交。固不僅在一部舊俄國債利權之承諾問題。布爾什維克主義進行世界革命之煽動性。實足予美國政治組織以極端恐怖或傾毀之虞。華盛頓政府歷來繼續保持高爾比外交方針之重要性，端在如斯。自一九二〇年以還經過長期間之觀望。蘇維埃制度始終顛撲不敗。從一九二八年蘇聯實行五年計畫日起，美俄間一種非正式之技術物質之吸引力。益成其重要提掣之興趣。原因雖在

蘇維埃內部經濟組織之克以自立。而號稱資本階級突擊前哨之工程師。聯帶受蘇聯聘任，至少可作實業計畫之創造者。尤其以此類工程師背後指引著名之大工廠，為最熱衷於新蘇聯大規模之建設。殊如美國銀行關於含有國際性之貸款事務，慣例須得國務院許可，俄美間既未成立復交手續，國際放款當然須遵守政府禁禁之令，而暫時保留。且歐洲資本界之活動，亦向與盎格魯撒克遜之財政界取一致協調主義。紐約為世界富力首萃之區，其操縱國際資本勢力之權源，頗覺堅強。倫敦對俄既持長期封鎖主義，紐約財政界之步驟，自始即立定腳根不稍紊亂，願蘇俄農村社會機器化，城市工業電汽化。在在以美國式為說養標的。在在為美國著名工程師之設計。當前與蘇聯成立契納之公司，最重要者如福特公司，都邦……酷帕爾……奧斯丁建築公司及世界電氣公司等。不啻共產旗下多數健全有力之基本股東。其所得之權利完全非一種輸出事業。可謀本國社會供給上需要上之利益。乃單純分配於蘇維埃國內市場。該萊特利公司，蘇聯國民一年需用之總額，至千百萬以

上。為術家且認為不朽之功績。但蘇聯新設工廠正設法製造期與之抗爭。以上述各大公司關於機械物質之輸入。無異為蘇聯偉大建設之資本原動力。而担保條件與利益期間交換之保證，是否充分。工作出產與內部管理是否合於經濟原則。與有無支配節制之自由。任何人不致作確定之答案。且各種大企業。財產權，均為蘇聯政府所有。經營權縱在最短時期內可以享有。而租讓權與工廠之管理法。則始終無移轉於外國資本家之可能。嘗諸波蘭近由國際銀行團借入大宗借款，同時即承諾以關稅收入鐵路收入及各項專賣事業所得之利益為担保。并承認聘任查理杜威為波蘭經濟總裁。奧大利與匈牙利亦同樣提供其國有担保品，并聘用外國財政專家顧問作為舉債條件。雖有國家的政府借款立場之不同。但莫斯科則絕不認國有產業可作抵押品。更不認僱用外國資本家可以管理其工廠與其經濟政策下之組織。此則極明顯之事實也。且莫斯科之經濟政策，在獨佔國外貿易以限制消費品之輸入。美為近代著名工業化科學製造生產過剩之國。既不能輸出直接消費品於蘇聯境內

。則出其大量機械與電汽材料以擴大其全俄新創作之銷路。自亦爲其救濟社會失業風潮，開闢過剩生產之出路。國內工業集團之輸出能力或工程師。既不恐怖布爾什維克之社會主義。華盛頓政府當然無法限制其私人交易之自由。則由經濟環境以測度俄美國際之未來。恐不久將劃一新諒解。乃吾人意料中之象徵也。

(三)

▲過去美俄非正式的國際意見之衝突

曩者蘇聯軍隊侵入波蘭時，駐華盛頓意大利公使曾徵求美政府制止或仲裁俄波衝突之意見。國務卿高爾比答覆云「扶持波蘭之獨立及領土保全，爲美利堅外交政策不移之原則。努力疏解波俄兩國戰爭以恢復和平。亦華盛頓政府始終所同情。唯對於弭息戰爭的談判，擴大爲一全歐會議。將包括承認蘇聯並解決對俄國際一切重要的問題。結果美政府將感受重大反響。」由上述答覆文件之意義，證明美國一方既不贊成新興波蘭之崩潰。一方又鄭重表示不願與莫斯科有所接近。此高爾比絕俄政策中一貫主旨之重

點。其後哈丁在候選總統時代，曾公開宣布當選後將推翻威爾遜總統之外交政策。換言之，即將承認蘇維埃政府。唯哈丁氏當選總統，同時許斯任國務卿，且聲明堅決擁護高氏政策。許斯謂「吾人并不反對蘇維埃政府制度與共產社會本身之組織。唯蘇聯不放棄鼓吹世界革命政策，則美利堅民族力量之表現，將始終不認有國際友誼之產生」。同時有某政治家宣言謂，若蘇聯對於美國地位不完全屈服，在最近三十年內美國決無一政治家敢主張與蘇聯締結任何條約。外交界著名之魯特，且有言曰承認之意義，是國與國相互担保維持真正友誼與尊重平等原則，共同負荷善鄰責任之謂。共產革命之基本原則，志在傾毀美、英、法、及西方各文化國政府的制度。承認屬於虛偽的欺騙的，美國外交固不如斯其幼稚無能。高爾比許斯以後，經凱洛格斯汀遜迄今十年而不變。此又其過去對俄堅壁清野彰著之事實也。

自一九二九年七月中東路事變突起，凱洛格非戰公約之効力，華盛頓政府自命爲一原始之監護者。卒以疏解宜

言之公佈未久。立時引起蘇聯政府之批難。狼狽不承認履行義務，并指責美國爲干涉中俄國際紛議事件。李維諾夫對斯汀遜突施抨擊，謂美國爲違犯對中東路中立傳統政策。

且公然以滿洲紛爭之調人自居。舉當初簽訂公約希望華盛頓政府成立友誼之最大目的。不啻自佈霧幕。而美國年來一部主張之聯俄輿論，顯然又受一抨擊反映。蓋蘇聯既自知其新興經濟創造之權威，已佔有自給的優越奮進之地位。國際多方的聯合，正期設法避免不自由之牽掣。而歐洲國際意見之衝突，又無在不以單位利害爲前提。近如法意德法新發生之爭執。復予英美資本勢力以重大打擊。與其遠交無裨事實之國際。毋寧爲利用時機傾其全力以注重大工業之生產。開拓自己生路爲正當。故關於遠東問題之紛爭，任何調停疏解及國際文件之公佈。皆認爲無意識的干涉。與明顯的袒護。有之卽不惜予以鋒厲嚴重的報復。其否認國際盟約反對任何仲裁。率本此確定不移之方針以行。此卽所謂布爾什維克策應國際之新戰略。歐美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祇對蘇維埃制度含有敵視性者率不能離此範圍而別有屈服。美俄非正式國際過去的意見之距離。實覺有鴻溝之分際也。

(四)

▲美俄商務關係之聯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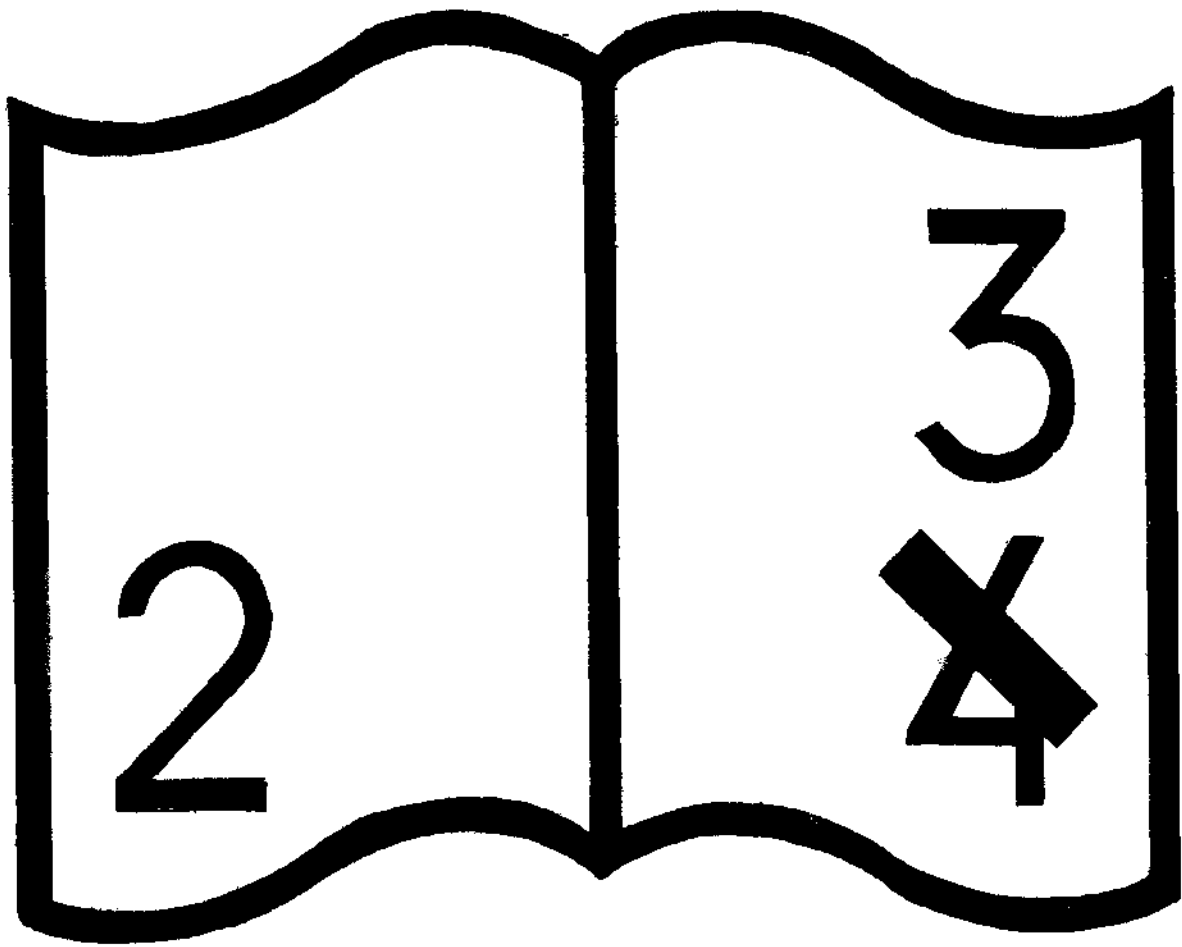
近代國際離合背景，本不屬於政治意見之相左。國家社會全般的經濟勢力，每由輸出入商業一方所接觸者，能轉移其肯定不搖之政見。美國對俄自一九二〇年起，卽標榜絕交政策。任其內閣如何更迭，無人敢主張聯俄之議。顧從一九二八年蘇聯五年實業計畫開始，美國資本聯合之著名工廠派出之工程家。相率入俄，任重工業建築設計之前哨。同時機械電料直輸入蘇維埃廣漠無垠之聯邦區域者。皆物質上科學上實際之強大助力。商業勢力雖不能立時促成美俄新諒解。而資本主義銷納工業過剩生產之高潮。儼若不知有布爾什維克思想制度之恐怖。五年計畫實行之上半年期，如礦務固多英人投資。農業則多德人投資。而大企業工廠之建築。及各種發動之電汽引擎機。則完全出自美人之供給。私人經濟提挈之分野既已打通。華盛頓新聞

界揭示之觀念亦同時改善。政治重心見地，殊不足防止其經濟利益結合之自由。若一問其資本利益或出品代價之保障。在國際通商慣例上殊無一定法律保障。而商業勢力之團結。最終當然握有轉變外交方針之可能性。此則大可玩味之一事。歐洲國際對於蘇聯缺乏商業關係者唯一法蘭西。德與俄締約以後，商業交易最稱繁劇。波蘭與羅馬尼亞，方期以政治手段，操縱波羅的海之市場，隱謀牽掣蘇聯與他國交通之重權。他如愛沙尼亞·萊多維亞·土耳其·波斯·立陶宛·阿富汗·外蒙古·對俄商務之踴躍合作。近且打成一片。日本因佔有遠東特殊地位之一念。最早即成立締約關係。薩哈達之煤產與油田。西比利亞與戡察加沿海一帶之漁業森林。皆依據租讓權之名義。而佔有其特種經營之優越地位。國際間基本概念之轉移，無不以本身利害為前提。美國亦何能逃此例外。蘇維埃之外交戰略，原有其始終一貫的重心主宰。歐戰後德國屈服於含有極端懲罰性之凡爾賽條約。布爾什維克則棄法而聯德。意大利與土耳其之兩方，則以土耳其為其可靠之伴侶。近東波蘭

與立陶宛，則又以小國立陶宛為締交之友邦。從此蘇聯紮住交鄰陣脚。志在聯合新興較稱弱者脫離白色資本主義之控制。進而與強者之帝國主義相抗拒。而一方更可作一經濟勢力支配之前衛。期成共同抵制之聯合陣線。關於東亞控制中東鐵路聯接西比利亞交通之步驟。又曷嘗不可作如是觀。此在其革命主義上，經濟政策上觀察。既不需以美國際而扶助其建國維新之機運。則由農村社會機器化，城市工業電化之內部經濟健全秩序。漸謀國際地位之展開。所謂民族運動激烈之進攻。亦暫時隱忍放棄突擊陣線。坐待資本勢力逆轉互相火併之時。殊如當前失業問題，金銀市場現代社會不幸之環境中，靜候無產社會之自為發動。再假以二三年歲月，五年實業計畫全部完成。蘇維埃式大當業成功之紀錄。或真至與美國角逐爭衡之一時期。故以自前之美俄商務關係論。已發見極大之黏著性。外交主宰工始即無權以遏制其發展。此則吾人敢斷言無疑者。

(五)

▲西守東進之重心外交



编码错误

一九二二年德俄在「拉泊洛」締結條約，蘇聯曾允許德國以最惠國之待遇。其他國際概不得援例要求。甚至新締友好條約之邦，祇准於其主權所屬之一個公司而得享有此類優遇者，亦殊尠見。對英則竭力反對帝俄時代英俄國際間劃分勢力範圍之秘約。最初曾否認國際一切債務，其後更自訴其清理戰前債務之願望，但須債權國先爲承認借予大宗借款，俾得有逐漸恢復償還之能力與機會。一九二四年八月英俄基礎條約簽字，轉又以事實上所感之困難而取消其效力。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兩年間對法之初步協商，亦皆根據此意，爲談判標準。卒爲普嘉萊內閣所否認。拉考夫斯基·掃考尼果夫在一九二七年間亦曾一度與國立紐約城銀行非正式之協商，議題亦不離此範圍。戰敗：弱小：或反帝國主義之國家。卒能在國際上取得蘇維埃外交平等之安慰。法國與義大利竟被擯除於新俄羅斯國際團體之林。而德意志獨享最惠條件之待遇。蓋共產社會之革命外交既定之戰略，無所用其猶豫者。東方著名帝國主義之日本，何以能得到薩哈連斯克沿海洲一帶之煤產油田漁業

租讓權。蘇聯當大革命破壞之初期，飢荒艱難，經濟命脈瀕於死線。惟美國國際皆取嚴格封鎖主義。亞洲如無一強國之提挈，其對世界外交之未來地位，將無所憑依。萬不得已而以遠東一部租讓權爲引換東方外交基礎之保證。國內食料與原料之來源，並可得到一部相當的解決。此日俄協約締結之最大原因。唯一九二五年一月日俄條約締結之初，蘇聯先爲承認日俄戰爭時「普資茅斯」條約有效之聲明。劃分滿蒙勢力範圍之傳統政策不變。東方外交地位不啻下一新注脚。東歐如土耳其，立陶宛，波斯，以及東亞之外蒙古。皆得從容以穩紮其結托合作之陣線。以東方民族聯立同情之精神，起而與歐美之資本主義相抵抗。更以亞洲國民革命運動之吸引力，挫磨西方國際對俄之封鎖主義當然以意大利與土耳其其比可予俄國以大較實際之協助。但蘇聯不肯犧牲其揭櫫之革命組織。以與資本主義之強國討好。祇在弱小或戰敗之民族精神感情一方。握有同情解放集團性之聯鎖。絕不屈服於帝國主義者，而甘自放棄原始革命的步驟。共產黨恆有言曰「近代之資本主義，不久將與十八世紀之封建主義同樣淘汰，屆時統御全世界之

後見者唯一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教育與文化，既予民族以正確認識。從嚴秘組織素養一定程序中，漸謀其經驗階段之奮進。一俟國際政治衝動或全般經濟秩序破裂時。其潛藏蘊積之爆發性必能達成最後成功之效率」。又如蘇聯力排萬難與環境時會決戰之五年計劃，「實行不生產之消費節約政策」。『經濟生活極端單純化』。『怠惰主義之排斥』

會謂將執最後之一錢，以投於大工業之中。凡堅強，能幹，殘忍，意志果敢之領袖人物，靡不帶有冒險性而終成一共同創作之團體。就其農業集團社會。工業奮進能率之數字取證。無在不表現其革命的創造能力。且無一不突破其預算以外成功之紀錄。共產黨最得意之標語。謂一九三三年五年計畫成功之初。即為吾等訓練時期屆滿，克與世界上大工業之美國競爭發軔之日。美固不需要聯俄為感外交上之重大意味。而蘇聯亦始終不依賴美俄正式國際完成。為有利於民族革命運動。美國人自詡其勞動運動，以勞動同盟為領導。與布爾什維克之共產組織不同。美國社會健全組織之歷史，尚另有一種經濟能力的表現。又不含有無產

階級的國際聯合性。顧美國之畏懼赤化宣傳。與仇視共產制度，足以危害其國內安固秩序之恐怖心。并不少減於世界反俄之各國。然極端政治意見之敵視。終不能防止物質技術之聯絡。從非正式的商務接近一面推測。愈覺華盛頓政府拒俄政策之不能持久。所謂西守東進共產外交決定之戰略。真是予吾人以特別迴顧之評價矣。

(七)

▲美俄商業需要與相互國際之時代性

蘇聯對於歐洲多數反俄心理之國際團體，既絕少同情聲援可以砌成強固之營壘，但於消極避免衝突之可能範圍內，力持暫時的和緩常態。國際間任何縮軍……或經濟……會議，皆否認參加。任何擴大歐聯合仲裁，概一致反對。所謂歐美之著名帝國主義，倘有一國出而干涉蘇維埃國際紛議事件，則必厲聲予以暴烈的答覆。一九二九年之中東路問題。紅軍用極迅速突擊戰略，攻入中國邊防。殆強迫中國接收伯力條件之後，又用極敏捷的撤退方略、以退回俄境。顧其國際宣傳之技能，竟以『挑戰與開釁』不正確

之責任，利用先發制人之通牒抗議，以歸罪於被害者之一造。凱洛格非戰公約，彼固為共同簽字者之一國。華盛頓維護公約効力之宣言發出，徒招其干涉中東路問題之詆譏。當初凱洛格發起非戰公約之威名，至此且無異為其政府自身所喪失。美國在政治見地上，當然發生對俄之不愉快性。而蘇聯在東方外交政策上，既有東亞背影之一強國成立諒解。則其對歐美之資本國際，自始即無所忌憚，美於空闊宣言以外，論理更無其他動作。布爾什維克之外交主義，亦當然循其自闢之軌道以行，而無所阻。從此一段事實，殊不許認為美俄國際始終不能合作之佐證。蓋國際盟約嚴格規定之權利。關於共通遵守之責任為重。而簽約之一造，是否履行其義務，意義解釋自極廣汎。最後擁護効力之處分，乃非戰公約本身生存之權能問題。既無涉於美國自身利害。俄果何所顧慮而不為橫逆鋒利之詰難？中俄事變無直接關係於美國。其保障非戰公約之移移，亦僅至於空頭宣言而止。此蘇維埃外交之真正見地也。

蘇聯在愛沙尼亞與多尼亞經營其新商業之繁榮。所

為博取弱小隣邦之好感。魯爾區在法軍佔領期間，曾一度運送紅軍以威嚇法人。波蘭反對德國之軍事行動。蘇聯亦常以間接兵力牽掣之。此外如波蘭之主張干涉維爾納，蘇聯亦表示反對。間接取得立陶宛之同情。若謀佔比薩拉比亞政策一日不放棄。羅馬尼亞之恐慌且一日不能革除，即巴爾幹之風雲，遲早終有激盪之可能。德意志厚賴蘇維埃之攜手，得能增加其應付歐美列強之新權威。而蘇聯亦以聯德聯土之故。同時穩固蘇維埃聯邦特殊的優越地位。國際間離合勢力之消長，向以相互利害為轉移。以類勢力關係所在。率以經濟的背景為基礎。事實最為雄辯。理解無俟煩論。假如蘇維埃聯邦需要美國物質科學之資助。在其當前利益上作打算。當然須變更其不理主義與痛恨資本主義之先天見地，而亟謀妥協。反之如美國必需新蘇聯之擴大市場，以銷納其過剩之生產品。亦將執聯俄方針代替其十年相持之絕交主義。美國為世界唯一放款者，資本主義橫溢之終極。生產出品過剩無可排洩的逆流。將與國內失業問題。兩皆窮於疏通救濟之術。胡佛總統與其資本界，刻

正講求努力輸出與調節社會生活之出路。蘇維埃聯邦佔有全世界六分之一之土地。人口多至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依天然財源祇爲世界最富國家之一。且共產制度維持至十三年之久。影響之大，宛若百年前法國大革命時代同一觀感。其能解脫美利堅當前生產過剩，工人失業之兩大難關。唯一俄羅斯與中國。共產社會組織，與中國民族基本觀念根本不同。但必需兩方爲亞較大之顧主。則從無歧視。此在國際商業上之需要。等如爲其本身利益作打算

。俄國處此情形之下，自然爲得利者之一人。一二年來美國工業聯合公司，拚命驅其資本機械以投於蘇維埃廣大之市場。并以工程家爲其突擊隊之前衝。合同契約之自由締結。已形成一種非正式的國際。如謂無商約公法上之保障。美國人寧肯甘於投機……冒險……虛擲其物質的資產利益，精神的汗血工作於無用之地？吾人對於美俄關係之結論如斯，讀者可以諦視其消息之所在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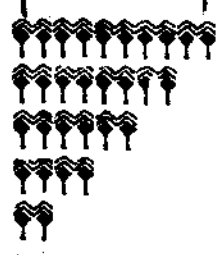
★ ★ ★ ★ ★



俄國共產主義的成績

Calvin Hoover 著

顧高陽譯



蘇俄在經濟和社會的意義上，對於整個的人類經驗，有沒有什麼供獻呢？誰都知道，從來沒有過一種經濟的和社會的嘗試，可以和他比較。俄國革命，席捲一萬五千萬人民的生活，波及地球陸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從法國革命當日的重要性講來，是可以拿來比較的，然而俄國革命，引導新的，未經試行過的經濟制度與進步，法國革命，在這一方面，却毫不足觀。俄國革命，要毀滅「天國」，並且想不藉任何舊有的模型，去創造「新世界」。全世界皆知道，「革命」使俄國經過多少流血，幾許犧牲，若干痛苦；而且流血，犧牲，痛苦還在繼續下去。這一種嘗試，在經濟和社會制度方面，有沒有允許某種結果，可以使俄國人民所受的犧牲，得到相當的報償呢？

隨着一九二一年巨大的飢饉，以及新經濟政策的開始採用，說俄國共產主義失敗了，俄國將要依照「西方世界」

的模型，復回資本主義制度，（或由武力推翻蘇維埃政權，或依漸漸的進步）成了很普通的說法。如果照這樣去解釋事物，那麼俄國革命，便是法國革命異時異地的配偶了；既然在新經濟政策期間，對農民不得已的讓步，很表現了農民私有制度發展的兆端，這是意味着替歐洲保守的資本主義，設立了堅實的助援，所以這種解說，也能給人聽聞。恢復私人營業，允許外國資本家以居留地，所謂金本位貨幣的制定，依照精緻，熟練，職務而制定不同等級的工資，一切彷彿皆是資本主義必然復發的預兆。因着托羅斯基的「俄國過激派」底題語，使人對於社會主義崩壞的信念，更加堅牢，不管過去的事情是怎麼樣，托羅斯基依然，眼看着反激烈派的勝利，自己已被斯大林擊敗了。這是因為托羅斯基不獨沒有認清俄國最近的事實，就是對於斯大林以攻擊「托羅斯基左派」的實踐去戰勝他這件事，也同樣

是不明白。這些情形，把他對俄國革命，關於那為法國革命特質底事實的程序，不復有步履的徵象，是怎樣的沒有認識，都說明了。

即使事實依着那類似的歷史的模範進行。社會主義的試驗，在新經濟政策期中流產而遭受拋棄，然而從現在的人類繁榮看去，那些目擊革命的俄國人民，他們的時代，確已度好一些了。不過自從偉大的十月以來，俄國人民客觀和主觀的生活情況，以痛苦的程度而論，比依凡時代(Days of Ivan)的恐怖和韃靼侵入，還要厲害，即使黨的偉大的計劃實現了，在今後十年以內，俄國人民所能得到的福利，也還不足以把他補償起來。

俄國現在變成了煩難底經濟實驗，社會實驗的實驗模型，所以是很不幸的常見。這種試驗，會不會沒有什麼結果？或者從這種試驗中，會發展出一種智識，能供役於世界其他部分以及俄國人民的未來呢？

假如我們從廣義上去測量蘇維埃制度，那麼最明白的事情便是：她是自身已經發生一定的效能，足以表示他有

生存能力的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及交換方面的私有財產，有的已經完全廢除了，有的還在廢除之中。當公共飯廳，公共住室的計劃施行之日，消費方面的私有財產，也開始廢除了。只有很少的東西是屬於私有的，然而對於私有權的受限制，遭破滅，却並無保障，也有許多個人的財產，沒收為公用，而無預告。生產及交換事業，差不多皆由國家經營；從這方面觀看，蘇維埃制度可算一種社會主義制度；這種制度所以能稱為「社會主義的」，是因為他的經濟活動，不是為着利潤進行的。

蘇俄的試驗，完全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可以生存，並且至少可以進行那為生存所必要的作用。至於這種制度，在生產效力一方面，是否高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那是完全另外一個問題；在人類福利的意義上，他是否高過資本主義，也還是另外的問題，十月革命後第一個十年中，蘇維埃經濟制度僅只表現了這一件事：就是他對於「沙皇資本主義」(Tsarist Capitalism)所遺留下來的生產機器，有修理及使用的能力。雖然在第一個十年的末

尾，所有資本設備的增加，還不能使國家的產業設備，恢復俄國革命前特別低下的效能率，然而也就在這十年中，社會主義經濟有進行的能力，多少是表現出來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力量，能不能創造並發展他自己的資本設備，那是沒有表現出來的。

在社會主義的統制之下，怎樣進行充分的積蓄，以維持並發展資本設備，這是早被人認為最困難的問題的。他們以為社會主義制度應該是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國家中收入的分配，應該依照大多數人民所表現的慾望。再從這個假定出發；既然儲蓄的痛苦，和收入的多少成反比例，所以由許許多多收入很少的民衆去實行儲蓄，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儲蓄比較起來，其痛苦要更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全國收入的大部分，皆由收入很豐的人儲蓄起來，他們因為收入極多，所以感到儲蓄的痛苦極少，乃至於沒有痛苦。既然我們不必太抱樂觀去立論，我們承認這些爭執多少是有些確實性的。不過最近兩年來蘇俄投資的記錄，證明在社會主義經濟之下，資本設備依然可以發展；而且

能把全國收入的極大部分儲蓄起來，用在資本建築上面，更是少見的事體。當交戰的時候，雖然有些國家，能把收入的大部分不准消費，拿去做作戰費用，然而很少把大部分儲蓄起來，或投資到具體的資本財貨上面去。如果我們想到生活程度很低的國家，能夠這樣做，那麼事情便更值得人們驚異了。

如果在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這種社會儲蓄也許能實現。假如蘇維埃制度是一種民主制度，那麼所有社會儲蓄的數目，是決不會有最近三年以來，蘇俄所能儲蓄的一般多，只有專制才能使牛油，雞子，蜂蜜，麵粉以及他種食物出口；並且在國外市場的賣價，遠低於國內瀕飢的人民所願支付底價格。出賣物產得到的錢，大半因為從外國購買機器設備與機械助力花掉了。如果讓人民底慾望得到充分的表現，那麼事情一定變成這樣：費在資本設備上的錢很少，用在食物上的錢却極多。

蘇維埃經濟制度，不止表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有積蓄大量資本的可能，並且表現大量生產的技術，可以從資

本主義國家搬運到蘇俄。斯大林已經把黨的前途，限在這種可能性的實現上面去了。在向着這個目標前進之中，幾千工程師和各種專門技術家，都被帶進俄國，爲着建造工廠，裝置機器，又和英國大公司訂了「技術援助條約。」

(Technica Constructa) 在引進大量生產的最新方法這一點上，技術家們爲着實現「黨」的野心計劃，遇到很大的困難。不過有這一點應當明白，即使資本主義統治着俄國，也企圖產業現代化，那麼所遇到的困難，也決不會比現在所遇到的更小一些。再則，不管遇到了怎樣大的困難，然而我們相信，現代大量生產方法，不久便要爲今日的當局所採用；如果沙皇資本主義，還繼續統治着俄羅斯，而且他也不想應用現代的大量生產方法，是決不會有現在這樣快的。

藉外國技術家的援助，現代製造的計劃，以機械造出大量生產，其可能性已由事實證明了。斯大林堡 (Stalinburg) 的拉奧大計劃，已於一九三〇年六月開始進行了。照他的內容，當足量生產的時候，每年需要五萬拉奧機的拉奧力。新鐵道計劃，發動力計劃，灌溉計劃等，同樣

底在籌劃，成立及施用。剛築成的土耳其西北利亞鉄路上第一次通車，比原定的時期，幾乎早了一年。如今的當局，是否能把這些新且巨大的大量生產底源泉，很適當地應用，這個問題，今後兩三年內總可表明的，不過，既有很多的計劃已經成立了，並且這些計劃的見於施用，又成效卓著，所以很少理由，使人相信將來不會成功。

據蘇維埃的統計，在一九二八—二九這「經濟年」內，國營工業的生產力，一般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五。依照計劃：一九二九—三〇年生產力的增加，應爲百分之三十二。一切的工業。一九二八—二九年生產力的增加，差不多皆是百分之十六；在美國每年生產力的增加，却只有百分之四。即使因爲俄國生產品質的惡劣，以及別種原因，把生產力增加率打個很大的折扣。其百分率依然是很可觀的。

這足以證明蘇維埃產業制度，在生產各種工業製造品，充分的維持生活程度一件事上，頗有成功之望。以目前而論，蘇維埃制度在生產效能上，遠遠落在資本主義制度

的後面，也許他的技術生產力，永遠趕不上資本主義制度的；不過單從製造物品的能力上看來，資本主義制度的技術力似乎比較他的分配制度，交換制度，就是比較他應用技術的能力大得許多。蘇維埃制度，在交換和分配一方面，既然不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所以能盡量地增大生產力。雖然在目前，在純生產技術一方面，還沒有表現能和資本主義制度均衡。

蘇維埃經濟制度，對他的工業機器組織所能生產的各種物品，能設立通常的需要標準，這確是共產黨領袖可驕傲的能力。他們注意現在的世界恐慌，普遍的生產停滯，失業，稅戰 (Tariff war) 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一種無能的表現，即對於他在技術上能生產的物品，不能賣却；以為這都成爲馬克斯生產過剩和經濟恐慌理論的明證。他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尋覓市場問題，對於他們的生產物，是簡直不存在的。

黨中領袖們這一種驕傲，並不足以使蘇俄人民驚奇，也不足使外國考查者驚奇。他們指摘出來，對於生產出來的物品，雖然沒有缺乏須要的問題，可是要供給充分的物

品，以滿足俄國人民的各種須要，這個極嚴重的問題却存在着。雖然工業品生產的增加率，有可以樂觀的統計，然而事實上却有實際的通常的貨物飢饉。不僅止食品缺乏，差不多一切工業製造品也都缺乏。鐵管和工資比較起來，物價是很高的，考察者差不多都這樣說，尋求國內市場，在蘇俄是不成爲問題的，因爲工業的生產力非常低微，人民需要比所能得到的更多量的物品。

誰都曉得，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着的生產過剩底現象，其主要原因，決非由於人類慾望已滿足了這件事。同樣，蘇維埃經濟，所以沒有生產過剩的顧慮，也決非蘇維埃產業制度生產力還很薄弱，和俄國人民需要相抵原故。如果照這種虛偽的解釋，那只會把蘇維埃經濟制度所佔實際利益的重要性，弄得非常模糊罷了。常有一些人，以爲橫在社會主義制度成功路上的一個很難超越底障礙，便是產業生產品銷售的困難。實際上，蘇俄的銷售技術組織，還特大加改革，到處很明白底，有許多浪費及效率低微的事實；這都是不錯的。但是關於生產出來的貨物找不到買主

這件事，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

黨員們說，他們由設立有計劃的經濟制度，已經把「生產過剩」的問題解決了。只要那所謂「有計劃的經濟」能依照某種特定的限制，不消說，生產過剩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有人想像有計劃的經濟制度，是指對於生產留心限制，不使某生產物成爲生產過剩，那麼這種想像是完全錯誤了。差不多沒有例外，蘇俄每個工業單位，皆盡量去生產他的物品；依着『社會主義競爭』(Socialism Competitive)和『激發隊』(Shock brigade)的方法，鞭策每個工廠及分廠竭力生產。既然原料，機器設備，技術員的供給是有限制的所以把他們適當的分配到各種經營着的工業裏面去，換句話說，使某些工業的生產和別種工業的生產成爲比例，完全是事實。五年計劃，可以算『有計劃的經濟』的一個例子，關於這些事情，表現得很爲明顯。但是五年計劃的主要作用，是祇當做一個目標，在可能範圍內各種工業皆企圖超過這個目標；原定計劃(Planletka)的無數項目，都經過修改，並且經過一再修改，修改的地方，大體

在指導本期內每個工業應生產底預算的增加。蘇俄『有計劃的經濟』，其原意不在以限制去指導生產，而在以建設無數底普通和特殊部門的方法去指導生產。只要在一個工業單位所能得到的財源限制以內，生產是不受限制的。

在爲其生產物設有需要標準這一點上，蘇維埃經濟超過資本主義經濟主要的利益，是當他爲其生產物建立市場的時候，對於一切臨時的困難，都可立刻並以直接行動去改正。蘇維埃經濟另一個極大的利益是這件事，因爲這種經濟組織，可以使活動的進行，不怕國際間不利現象的影響；例如，假定遇到這種情形，消費者不足，須把市場上的工業生產物減少，那麼立刻可以充分的提高工資去超越這種困難；或者減少價格，或者兩種方法並用。蘇維埃制度，不必等待競爭去減低價格，也不必驟然縮小生產。再則，既然蘇維埃盧布和金價值或別種國外平價斷絕了關係，而且對外貿易又全由國家獨佔，所以蘇維埃政府，應着工資增加的必要，可以增加貨幣和銀行債票的數量，不怕國際交際市場中發生或種擾亂，以至減低蘇維埃盧布的交流

值。

下述的情形是常有的；因為某種補助物品的缺乏，而爲着應用那些多餘的物品，他又必要的，於是多餘的物品，成爲供給過剩，只好用作將來的生產手段，那些「缺乏」的物品，在下期中的生產量，應該增加起來。在這種時候，有計劃的經濟，是非常重要的。同樣，假如某一年內，建築材料的生產，超過建築組織的需要，那麼對於來年的建築計劃，只要備張一下便得了。關於貨幣的缺乏也不會成爲問題，爲着經營事業，國家可以很容易的備辦必要量底貨幣與債票。既然貨幣和銀行債票的數量，和生產量的增加，能保持一定的比率，所以也不會有貨幣濫發的危險。再則，價格構成與平價，既由當局規定，所以不必藉貨幣量及貨幣的須用量去精密的確定他。當貨幣供給的增加，有些超過貨幣須求的時候，那麼一般只須操縱物品供給的分量就行了。不像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一樣，如果有這種情形，貨幣價值立刻便要開始跌落。

和生產過剩問題極相關聯的，是失業問題；直到一九

三〇年的開始，失業在蘇俄表現爲很嚴重的問題。不獨失業增加、而且增加率也似乎愈大了。可是蘇聯的失業原因，和資本主義國家中所有的失業的原因，多少是有不同的。蘇聯的失業，並非因爲工業生產的物品，不能銷售出去。其主要原因，也不是技術的問題；不錯，在許多特殊情形之下，失業底發生，是某種工廠合理化了，或機器合理化了的原故；不過因爲產業合理化和機器合理化的原故，以至失業的工人數目，和每年找到新職業的全體人數比較起來，要小得許多。這和美國那樣國家的情形正相反，對美國自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八年以來，產業上的作業人數，實際底衰落了。且俄國許多失業都只是暫時的性質；只是從一種工作退出，到再找到別種工作的過渡期。雖然，直到一九三〇年的春天，找不到經常工作的人數，確乎是很不小的。失業的主要原因，由於農業人口流入都市；而這種人口移動，因爲農業人口境况普遍的惡劣愈形激增。至於代表農業和工業生產物價格增長的「剪刀」底估用。更激動那向都市底遷移。失業羣衆，一部由過剩的農夫組成

一部由工人組成；如果那些農民沒有加進勞動力的供給中去，這些工人，本來是可以找到職業的，向都市移動這件事，只能使勞動者數量增大的速度，比蘇維埃經濟制度，由資本建設所能供給他們的生產總業更快些。

不過以目前而論，蘇維埃制度似乎達到能供給無業農民以職業這一點了。爲什麼呢？一部因爲新的資本建設，已經實地經營，須增用勞動者的數量，比因節省勞力的性質上所排去的數量，要大得許多。再則，因爲新資本設置的建造：如工廠當灌溉工程，堤堰，鐵道等，又使用一大批勞動者，在最近兩年中，蘇維埃政府決意拋棄金輔助貨幣，結果，在爲着支付勞役而謀得資財這一點上，不像從前那般很受限制了。蘇維埃經濟組織，對於生產設備底生產和建築的費用，『不顧及純貨幣限制』的政策，已經很有超越的把握；這並不是說他對於紙幣濫發的危險和弊端沒有顧到。實際上，擴張生產和建築的政策，在擴張時所必需的勞力，原料，資本設備，技術人員所能允許的限度以內，是謀盡量底擴張的；同時，對於貨幣鑄造及銀行債票

底發行，則盡可能抑制到最低的水準，以與擴張生產及建築的政策取同一步驟。黨部對於貨幣及銀行制度的壓制異常之大，所以政策施行的結果，擴張的貨幣數量很大；假如依照國家銀行技術員及金融委員的建議，那麼決不會有這樣大底數量。至少也該如此；這樣一來，建築與生產可以更加擴大，假如讓金融人員自由決定，那麼他們在比較小的限度以內，便會滿足了。蘇維埃經濟制度的試驗，在重視『有組織的貨幣』效能這一點上，是很具重要性的。

極端擴張建築事業的新政策，結果使一九三〇年春天的建造工人很感缺乏。當然，將來還可以有季失業問題加重的結果。在實際失業的人數這一點上，完全底材料，（如果可靠的話）並不表示蘇維埃制度，是特別佔了優勢。而且那些可用的統計，沒有包含那造成廣大底『被剝奪』的幾百萬人；這班人底大部分（也包含克拉克）是沒有加入勞力交換之中的。雖說這種失業，在性質上屬於懲罰，所以和通常失業問題，不能相提並論，然而我們不能不承認；即依可用的統計材料，也不能證明失業問題，在蘇維埃經

濟制度中已經解決了。價止在這將近一年的期間，失業人數才見減少。當土地國有化，農業合理化的進行完成之日，那麼便有很多的農民，他們勞力不復為農業所須要，蘇俄工業機關，非吸收大量的昔日之農夫不可。不過依照前述過的理由，作者覺得蘇維埃經濟制度，目今可以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達到的限度，為增加的勞動者獲得工作。

雖然整個蘇維埃經濟制度的前途，要靠集合化的結果去決定，然而在目前去猜測農業集合化的結果，却未免太早了。集合化如果失敗，不消說，整個的經濟組織要歸於瓦解。不過，似乎未必就會失敗。如果本年度的收穫大有成功，那麼集合化倒似乎很有完成的可能。雖然集合化的施行，遇到大多數農民激烈的反對，然而進行速度却依然很快；在一九二九年秋季以前，還沒人想着會達到這一步。假如本年內沒有飢饉，那麼將來再遇到的困難，不會比遇到過的困難更大，俄國農民稼穡 (Peasant husbandry) 的結束，也不過是三兩年內的事情。如果俄國集合化

成功了，那麼可以應用到世界農業上去的經驗資料，其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即使蘇俄將要建立的農業制度，不為資本主義國家農民所接受，然而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却都不能忽視這種材料。

蘇俄勞動者底生活程度，現在還算極低，農民生活程度則更低。大受十月革命俾益的工業無產階級，目今底生活程度，實際上比戰前總要稍好一點；農民生活程度，比革命以前還要低下，智識階級的生活程度，不消說，比以前更低。這就表示；雖然國家收入之中，不復有支給地主及資本家的份額，俄國人民平均生活程度，比戰前還要低落。那麼對於生產增加率的值得樂觀底統計，和現實生活程度之低，兩者間的差異，怎樣才能說的呢？

如我們前已說過，因為生產物的值地極端惡劣，蘇俄工業生產力應打個很大的折扣；在最近兩年中，統計材料告訴我們工業生產力大量底增加，生產物質地的不良，却更為勵害。而且國家收入的很大部分，皆儲蓄起來，以作資本設備之用；這在迅速發展着的輕工業上，和更迅速發

展着的重工業上，已實際底表現出來了。所謂重工業是用以生產「生產手段」的，輕工業却生產直接消費的物品。出口食物生產，以支付機器設備這又是儲蓄的另一形態，也足以使生活程度降低。

可是生活程度低下最直接的原因，却由於蘇維埃制在農業戰線上面有極端不利的經驗之故。戰前俄國穀物是出口的，在今日的局下，食物却感到缺乏了，而且缺乏的程度竟達到飢饉之邊界。農業失利的情況反應在工業上面，於是在織造和食品工業中，因為原料的供給，不獨使生產力低微，並且使生產品質地也不良。假如農業問題解決了，那麼影響於生活程度的變更，一定是很厲害的，在作者的意思，假使蘇聯本年收穫實在很好，那麼今後十年中蘇聯手工勞動者 (manual labour) 的生活程度，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手工勞動者的生活程度比較起來，總會好上一些的。

俄國的生活程度，或者永不會達到這一步，能和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所達到的奢華程度，互相媲美。即使

蘇維埃制的生產機關，變得能夠為全體民衆做到這一步，這種生活程度和共產主義精神也是不相容的。在俄國共產主義的治理之下，永不會藉用廣告，人工的去刺激慾望，慾望也不會和「有閒階級」比賽，造出一種生活程度，其中包含不必要的東西。所以蘇維埃經濟制度，為那值得樂觀的共產主義生活程度，建立經濟基礎，做起來或者比想的還要快。簡單的食物，公共住居，無產階級俱樂部，樸素的服裝，摩托運輸，短時間勞動，在國家娛樂室休暇，這些都是在生活程度的意義上，可以拿去表現共產黨努力底最後階段的。不消說，這種目的是不為資本主義世界中資產階級。智識階級，農業入口大部分以及工人階級底上層所接受的。然而他對於那薪水很少而且最愚蠢的，資本主義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却會是很有力量底援助。

假如說蘇維埃制度，所有關於生產力的可能性，比已經實現出來的還要大，那麼就得承認，對於蘇維埃制心理的隱微的可能性說來，記錄並不含鼓盪的意味。首先這創理想社會制度的哲學家，把他們(社會制度)構成烏托邦

在烏托邦中，人類並非能生產更多底物品，但在那裏人類可以過理想的生活。那兒因為有新生活條件，所以表現在人類生活中的罪惡，都要剷除燼盡。在烏托邦中，卑微，下賤，貪慾，忌妬，殘酷皆歸於消滅，在烏托邦中，人類終歸於自由了。馬克斯是輕視烏托邦主義的，俄國共產黨又是承受馬克斯的，然而全世界仍然有許多共產黨員，希望烏托邦在蘇俄實現。

但是我們應當承認，和資本主義文明比較起來，蘇俄和烏托邦離得更遠，殘酷在蘇俄不見得減少，反而增加：共產黨沒有把和平帶到俄國，但反把刀劍帶到俄國。至少有一部分精力，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幹才，把他用在財富的聚集上面，在蘇俄却被溶化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了。在國家托拉斯與委員會中，在黨中，奪取政權的鬥爭，比資本主義制度中的鬥爭還要尖銳。今天的正統派，明天他的『正統』，可以被那些恨他怕他的同黨人員打倒，他自身也被很殘酷底驅出黨外了；清黨制度展開，而且應用到俄國各種機關中，以總制猜疑，忌妬和悲慘。

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事情，人類心靈，精神底自由和意志，竟至全被剝奪，不止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是受禁止，黨部對於這僅僅不敢擅自行動還不滿意；人們對於自己真實的思想與感覺必須公開底反對。一個人擁戴了一種信仰與主張，以後便可以在這個範圍內安保無事了嗎？事情決不是這樣的簡單。當斯大林和托羅斯基左派爭鬥的時候，看輕克拉克的危險，以及贊成採取和克拉克調協政策，是很正當的事；兩年以後，克拉克便被斯大林認為主要的危險，以為這個階級應該消滅作者有一次到黨的CHICKA裏面去，一個受『清除』的女黨員正被盤問着，要她供出布哈林派的邪教。不斷的盤問，幾乎使那個女人神經癲癲，她這般叫道：『從前對我說，布哈林的見解是全對的，現在又對我說是全錯的，我怎能知道呢？』

布哈林，托羅斯基，李可夫的政策既被貶為異端，並且警告他們應該懺悔。他們被強制去受公開懺悔的屈辱；而且這還不夠，斯太林的助手，要求他們更勵苦些去懺悔

自己。

有一個工程師，被政府格柏烏(G.P.U.)捕去槍決了 (charge with arditelstvo) 他的兒子是一個黨員，叫他在證明他父親處刑的文件下簽字，他拒絕了，於是被開除黨籍。這般禁錮人類的精神，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體。

俄國新生活制度，在人與人的關係間，造出新的友愛來了麼？那些能謀得重要位置的人們，所做的奪取政權鬥爭，已經談過了。同樣，那些有權力的人，對於下級底態度也毫無改變；比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處在同一位置者的態度，並不能好什麼。不錯，勞動者自己一階級是肥滿了，受愛護了；他們的起居飲食，比蘇俄任何階級都好。但是機關工作人員，書記，「白色勞動者」的生活，比「被剝奪」階級（被認為蘇維埃政權的仇敵）是好不多的，在布爾什維克下供役的舊知識分子，也是同樣的情形；從前的無產階級，現在站在支配地位，感到自己的新重要性去驅使那些舊智識階級，白色勞動者，如速記員，書記員，會計員，雖是職工組合的會員，然而他們的組合機關，沒有

什麼勢力；他們在各方面皆受白眼看待他們是無產階級國度內的新「無產階級。」

就在工業勞動者中間，誰也難說增進了什麼親愛。稱呼同志的方式，也決沒有絲毫實際的特點。莫斯科擁擠的電車，本質上，對於愛護鄰人精神增殖的土地上，不會增加什麼肥料。而且一個人不能不受流行的風氣及病的情感所打擊；一個人很難看見笑靨，聽到笑聲，一部自然因為食品缺乏的原故了，食品缺乏，使蘇俄現在生活異常艱辛。可是緊張的情緒，與壓抑着的憤怒，也還有別的原因。

不獨在農村中時常宣傳階級鬥爭，就是在克拉克階級肅清之後，煽動階級仇恨與鬥爭的情，也還不能告個結束。前此的資產階級和其他特權階級，在十月革命十三年後，仍舊是殘忍處刑的對象。互相仇視差不多變成俄國共產黨精神上特殊的性質。

我們不要忘掉，在資本主義世界，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類話的重要性，或者不為大多數人民所理解。蘇俄大多數勞動者，也許不會感到他們自由受了剝奪

，既無在勞動羣衆中沒有人想去喚起，所以任何對於自由的限制，不爲普通勞動者所感覺。最近一年內，蘇俄都市無產階級，因爲食品缺乏，並和農村緊密結合，極端感到不滿，但他們自由受了限制，却沒有什麼不滿。對於不能達到烏托理想狀態，他們也不感到不滿。

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將來的鬥爭中，上述情形底重要性，是不可忽視的。假如有這個時候，就是共產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階級的大部分，在主要的肉體愉快一方面，能夠提供一種較高的生活程度，那麼就要起一種很嚴重的情形；智識階級便要遇到嚴重的困難。智識階級會堅定的幫助資本家，使低級的階級，在這個時候仍舊受着壓迫嗎？或者智識階級知道如果共產主義戰勝了，他們要被定罪，遂不去參加鬥爭嗎？僅止當資本主義技術的改良，能改善他們勞動者較低的生活程度，這種困難才能避免。所說的改良應該是這樣，不注重生產技術，而注重交換及分配技術；並且對於蘇維埃制度已經生產的或定會產生的試驗資料，強迫資本主義制度採用。

蘇維埃制度的一個特殊形態，就是個人經濟鬥爭的減輕，爲着政權而鬥爭。雖然比資本主義世界還要緊張然而大多數人民，對於保護及改進個人生活情況，如儲蓄或登顯位以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却不十分認爲必要。共產主義，對於應用小資產階級的觀念，爲自身及家庭謀舒服生活的人，極爲藐視。他們希望勞動者，只在他所屬的階級，經濟情況改善了的時候，才求改善自己的經濟地位。他們希望工程師與技術員隨時準備，以便一有通知，就從國內這一部轉到別一部，同時極力限制這一階級的所得，不使其分子模仿資產階級的生活程度。以此遂不準任何人建造比較完美的家室，也不準個人在建造房子上消磨過多的時間與費用。結果在某種社會競爭與比賽方面，（如美國俗語）和「Jones齊美」一語的含意上）不免大爲缺乏。再則雖在黨的領袖也是如此，因爲前途很難預料，所以誰也不想仿照資產階級的模型去建立家室。社會單位家庭的解體，毀壞所謂門第光榮；這種門第光榮，足使個人爲其將來，謀算建設經濟的保障。在蘇俄不獨不能聚集財富，新制

度下的一切生活情形，却容易克服人類對於財貨的慾望。

須要的難困。

蘇俄的社會保險制度，其發展比較德國那樣的「較先進國」，還要落後，所以在減輕經濟鬥爭尖銳化一點上，還不是很大的因子。落後的原因，並非由於輕視社會保險的價值，却是因為國家一般底貧困；這種貧困，在各種能做的事業上，放了很嚴重底限制。可是保險制度的正行發展，以及盡各種可能來擴大伸張這種制度的事實，倒是減少經濟鬥爭尖銳化的一個因子。紙幣跌價的經驗，不消說，也是打斷儲蓄興致的原因；而且使一般人對於個人經濟生活的前途，不能看重。至少在一部分上，能以五年計劃完成的利益，代替個人經濟生活成功的興趣，這不能不算共產主義很大的勝利。

外國考察者以為當生活放在這種槓桿上的時候，便要變得很黯淡了。共產黨反駁道：這是資產階級的偏見，經濟鬥爭對於那些成功的人，自能給與生活上的興趣，然而對那些在金融角逐鬥爭中失敗的大衆，却不能給與何種報酬。反之，他們却時常遇到經濟危難的恐懼，和應付日常

新生活制度的創造，把那乃至於丈量資本主義文明中

的道德與主觀價值的貨幣尺度取消了；這應當認為人類福利上很大的貢獻。雖然政權鬥爭，在許多場合，代替了貨幣鬥爭，然而却不能完全抹煞蘇維埃制度這個因子的價值。在蘇俄，人們不肯因為剩錢；模仿富裕的有閒階級生活程度，花去他們的時間。為着得到貨幣報價，因而奴顏婢色的事情，現在幾乎絕跡了。零售店裏面的國家僱傭人，對於顧客的買與不買，差不多不很注意。所以他既不對買主阿諛，也不對高級售賣員卑屈。他不以「先生」尊稱買主，也不伴認買主為特殊人物；站在買者的觀點上，不消說是很不利的；可是這一種精神進步，却是不能否認的。飯館裏的跑堂，旅館裏的茶房，以及別種替個人服役的工人，包含寄宿所的僕役，在資本主義世界中，這些人總帶着阿諛與虛偽的「顧侍奉先生」的態度，現在他們却完全失去這種態度了。「賞錢」雖然存在於蘇俄，然而俄人却不常給與。外國人雖然照例的給與，但他們也不能因為想受恭敬，

便常常給與。有些年老的馬車夫，依舊稱外國人以先生（Gospodin）或大人，（Barin）希望得到賞錢，然而也不是常有的事，而且，就是外國人給與的也好，賞錢總是常受拒絕的。生活在蘇維埃制下，賞錢是歧異的東西，不久要歸於消滅。

私有財產在蘇俄已不能存在，所以沒有因為私有財產而造成的特殊階級。私有財產在蘇俄，已不能使愚笨，低能，平凡的人，掌握能力，權勢與權威了。執迷，阿諛驕傲，在蘇維埃制下可以獲取勢力；至少固執這一點，比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更常容易獲取勢力。我們雖然承認，權力從財產所有者手中轉移到共產黨首領手中，並沒有表現出什麼好的結果，然而對於打破財富為普遍價值尺度這件事，却只有歡慶。

有些人當想到，談到或寫到蘇俄的時候，便常常臆斷蘇維埃經濟制度可以成功，因為共產主義本來便是好的；或者說蘇維埃制度應當失敗，因為共產主義本質便是壞的，許多人都沒有認清楚這一件事，就是共產黨的終極，雖

然能在人類進步上面，表現出遠大的邁進來，可是經濟制度在技術一方面，也不見得就會成功。更少有人知道：經濟制度在技術上雖能成功，共產主義在蘇俄實現的主觀價值也不見得就趕上資產階級文明的主觀價值。因為對於這些沒有認識，所以他們便從神學的觀點，去考察蘇維埃制的經濟，道德，以及倫理的價值。實際上，好處是應當維持的，壞處是應當撲滅的；一切事情到最後總會證實，至少對蘇俄所發生的事情，我們應當採取這種態度。我們應當知道，雖然目前蘇維埃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比較起來，距離哲學家的烏托邦還要更遠一些，然而蘇維埃制度，依然能有很大的經濟成功，足以威懾資本主義的前途。

如果資本主義世界，不能利用蘇俄創造出來的經驗材料，以伸張自己的勢力，那麼當共產主義，依着經濟成功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援助，開始向俄國以外施行征服的時候，真正成爲問題的，只是世界革命的發展，先向柏林或先向孟買罷了。共產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技術的可舛底形態，是極力模仿的，假如資本主義想在將來世界戰爭中做個征服者，那麼也非從蘇維埃制度去學習一些東西不可。

克拉克就是富農 編者註

社 會 科 學 雜 誌

楊 幼 炯 先 生 主 編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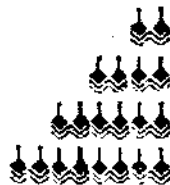
插 圖 盧 梭 肖 像

社會科學運動與中國民族之新生命	章淵若
現代行政制度比較論(上)	楊幼炯
立法上的姓氏問題(比利時通訊)	凌寄寒
中國勞動問題底中心問題	朱通九
歐洲之市制	楊朝傑
社會科學與統計方法	吳 知
市政問題與中國土地經濟之開展	鄒 仿
訓政時期中之地方自治(特殊問題討論)	楊熙時
中國書代經濟思想之研究	丁同力
政治與犯罪	鮑汝爲
意大利與羅馬問題(國際問題史料之一)	佃潮痕
指紋學之基本觀念	毛起鵬
盧梭之生平及其政治學說	鄒權女士
杭州市社會教育調查	蔣學楷
書籍介紹	楊幼炯

編 輯 者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會 (每 冊 二 角 半 全 年 二 元)

發 行 者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會 出 版 部 上 海 靜 安 寺 路 延 三 號

代 售 處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中 街)



蘇聯新國籍法

益人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自組織成立後，於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公佈一種聯邦國籍法，現以該國籍法不適用於目下之情形，故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人民委員會於本年六月十三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會議，議決將該國籍法撤廢，同時通過一種新的蘇聯國籍法，并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公佈於蘇聯政府機關報「伊只夫斯基」。茲將該新的國籍法全部逐譯如後，以供留心俄事者之研究焉。

蘇聯國籍法原文

第一條

自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成立後，曾經規定組成聯邦各共和國人民之統一聯邦國籍。（按照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第七條）。凡組成聯邦之各共和國人民，均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

第二條

俄羅斯研究 第八號 蘇聯新國籍法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同時為該人民所永久居住聯邦中共和國之人民。如該人民自以為與其他聯邦共和國因種族及出生之故，與他共和國有關係者，則該人民可取得其他共和國之國籍。

第三條

凡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居住之人民，如無證明其屬於外國國籍之確據者，均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

第四條

外國人民之已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者，不得享受及擔負其屬於他國國籍之權利與義務。

第五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得享受及擔負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法律所規定，及所住在各該共和國法律所規定之人民一切權利及義務。

第六條

外國工人及農人，居住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從事勞動事業者，得享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所享有之政治權利。

第七條

凡出生時其父母之一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者，認其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

第八條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人民與外國籍之人民結婚者，各保有各本人之國籍。因結婚而欲變更國籍者，得按照第十六條之簡易程序辦理。

第九條

父母變更國籍時，因變更國籍，父母或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或喪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其未滿十四歲子女之國籍，應隨同變更，跟隨父母入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之子女，由十四歲以上至成年者，應徵求其同意。在十四歲以上子女之國

籍，其父母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時，不得變更。

第十條

父為外國人，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時，其未成年跟隨之子女，據其父之特別聲請，即隨同取得此國籍，其已滿十四歲之子女取得國籍，應徵求其同意。

如父或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已死亡，或完全與子女脫離關係時，遺下未滿十四歲之子女，其所跟隨之父或母為外國人者，依此父或母之聲請，定其國籍。

如父母之一喪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而其他父母之一已死亡，或與子女完全脫離關係，其未滿十四歲之子女，所跟隨之父或母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者，則依此父或母之聲請，從其國籍。

第十一條

為外國人養子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人民之子

女，保有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

第十二條

居住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之外國人。依照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或所住之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

各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拒絕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時，該當事人得申訴於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第十三條

居住國境外之外國人民，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取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

第十四條

出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須經以下所述之特許。

(甲)凡居住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者，須經

俄羅斯研究 第八號 蘇聯新國籍法

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或所居之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

(乙)凡居住國外者，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
聲請出籍，經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拒絕者，得申訴於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

第十五條

凡喪失，或被開除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者，僅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決定，即可恢復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之國籍。

第十六條

取得及喪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除本條例上列各條所載一般規則外，可以簡易程序辦理，即係聲請人如居住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者，可依據區執行委員會，或其同等機關之決定。聲請人如居住國外

者，可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全權代表之決定。

上述簡易程序於以下所述之情況適用之。

(甲)居住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境內之外國工人

農人從事勞動事業者，及因從事革命解放事業而

被縱享有居留權之外國人請求入籍者。

(乙)因結婚之關係變更國籍者。(參看第八條)。

註釋

區執行委員會，及駐外國之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全權代表，有權拒絕聲請人適用簡易程序，囑其按照一般規則向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或所隸屬

之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聲請之。

第十七條

開除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國籍，只能依據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之決定行之。

各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開除國籍之決定，須得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之核准。

第十八條

關於適用本條例之命令，由外交人民委員會經國家政治局，及各共和國內政人民委員公佈之。

如以一九一六年各種牲畜之總隻數為一百，則一九二七年

設法解決。

馬為百分之八八又九，牛為百分之一一四又三，羊及山羊

(丙)供給工業原料之機械耕種業發展之情況，頗不相

為百分之一一九又三，豬為百分之一一又三，至一九二

同，設以一九一三年機械耕種之耕區為一百，則棉花耕區

八年，馬為百分之九四又六，牛為百分之一一八又五，羊

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一〇七又一，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一

及山羊為百分之一二六，豬為百分之一二六又一，至一九

三一又四，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五一又四，一九三〇年

二九年，馬為百分之九六又九，牛為百分之一一五又六，

為百分之二一七，蘇之耕區，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八六又

羊及山羊為百分之一二七又八，豬為百分之一〇三，至一

六。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九五又七，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

九三〇年，馬為百分之八八又六，牛為百分之八九又一，

一一二又九，一九三〇年為百分之一二五，糖蘿蔔之耕區

羊及山羊為百分之八七又一，豬為百分之六〇又一，自今

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一〇六又六，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一

年之統計數目觀之，畜牧業之銳減，實見明顯之徵兆至自

二四又二，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二五又八，一九三〇年

畜牧業貿易出路方面觀察，情況更不見佳尤以肉類及油類

為百分之一六九阿利布樹耕區一九二七年為百分之一七九

為最，設以每年肉類及油類之總產額為一百，則肉類及油

又四，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二三〇又九，一九二九年為百

類之貿易出路於一九二六年為百分之三三又四，於一九二

分之二一九又七，一九三〇年當不下戰前數量百分之二六

七年為百分之三二又九，於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三〇又四

〇。

，於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二九又二，故近年來畜牧業不僅

至機械耕種之總產額其情況尤見順利設以一九一三年

未能超過一九一六年之數且具下降不已之勢，穀粒問題

之總產額為二百，則棉花之總產額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一

根本上已告順利之解決，今則肉類問題，隨之而起，亟須

〇又五，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一九，一九三〇年可得戰

前總產額百分之一八二又八，蘇之總產額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七一又六，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八一又五一九三〇年可得戰前總產額百分之一〇一又三，糖蘿蔔之八總產額百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九十三，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五十八，一九三〇年可得戰前總產額百分之一三九又四，阿利布樹之總產額一九二八年為百分之一六一又九，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一四九又八，一九三〇年為不下戰前總產額百分之二二〇。

由上觀之機械耕種方面情況較佳，惟因耕種農戶強半規模極小，將來容有動搖之虞。試觀蘇及阿利布樹因受農村集團及蘇維埃集團影響較小數字方面即現升降動搖之象。

故吾人當前對於下列農業問題（一）使相當區域具有取得賤價糧食數額之保障以鞏固機械耕種之地位（二）使相當區域具有取得賤值糧食及飼料數額之保障以提高畜牧業解決肉類問題（三）根本解決農村經濟中最重要之穀粒農業問題

總之穀類問題為農村經濟組織中根本要素，解決其他

一切問題之樞紐，故穀粒問題之解決，當在解決其他問題之前列，但欲謀解決此問題須將農村經濟之落後狀態予以根本取締，供給耕田機器，派遣科學界人員前往工作，增加勞動之生產力，暨農產品之貿易額，設無上述條件，實不必作解決穀粒問題之夢想，但如以小規模的個人的農業基礎，則此類條件將始終無實現之可能，蓋小規模之農業，無力施用新式之機械，無力提高相當程度之勞動生產力，無力增加相當數量之農產品貿易額，是則僅有一途可行，即使農村經濟取得巨大規模之一途，建設具有現代機械之巨大農業之一途，惟蘇維埃聯邦不能組織資本主義式之巨大農業，故不得不着手組織具有新式機械之社會主義式之巨大農業，此類農業組織，蘇維埃農團及農村集團是也。

（五）蘇維埃農團及農村集團發展之步驟

農民之轉向集團方面，非能一蹴而就也，集團化之口號，於第十五次大會上即已決定，但僅藉口號標語不足以成事，須先使農人自行深信黨中所定之方針，實屬正確，

因易行而後可，故勢須有長久之準備，我黨一方努力發展工業，尤致意於製造農作機器之工業，一方實行取締富農政策，用新方式組織屯糧運動將富農之產業置於貧農及中農監督之下，此外並努力發展農村經濟合作社之事業，以養成農人經營集團事務之習慣，先行組織農村集團數處，使農人得以親睹集團之農業方式優越於個人農業方式者在，此外尚在國內各處組織擁有新式機械之蘇維埃農團多處，使農人得以確信新式器械之有力與優良如僅將蘇維埃農團視作糧食利源之所在誠屬大誤，實際上蘇維埃農業既備有新式之機械作大規模之農產事業，且以餘力援助周圍之農民，其引導農民決意組織農村集團之力，誠不在小也。

迨一九二九年後半載，果發生大多數貧農及中農組織農村集團之運動，而蘇聯經濟生命之新時代於以開始。

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新運動會取何種方策乎日本會所取之方策計具三種方向（一）為組織蘇維埃農團而予以財政方面之援助（二）為組織農村集團並予以財政上之援助（三）為

組織農作機器站以新式機械供給農村今試分述於下

（甲）一九二八年四月間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局，曾決定於三四年內組織新蘇維埃農團以期該新農團能於期限終了之際出產貿易糧食至三百兆蒲特之數其後此決議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僑大會議，予以批准。因即組織穀粒托辣斯以履行此項決議，此外並決定整頓舊有之蘇維埃農團，擴張其耕區因即組織蘇維埃農團中央局以便履行此項決議，當時右派方面大起反對以為組織規模巨大之蘇維埃農團，乃屬不可能之事，所撥款項等於虛擲，但中央執行會不顧一切繼續實行其已定之方針，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計撥款六千五百七十萬盧布，以作建設蘇維埃農團之用（短期貸款尚不在其內）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計撥款一萬八千五百八十萬盧布，本年計撥款八萬五千六百二十萬盧布，三年來交蘇維埃農團使用之耕田機器計一萬八千架共三十五萬馬力。

中央執行委員會實行上述方策之結果如下，穀粒托辣斯之耕區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計有十五萬海克脫爾，於

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計有二百零六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可得四百五十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可得九百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即五年計劃案終了之際，可得一千四百萬海克脫爾，蘇維埃農團中央局之耕區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計有四十三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計有八十六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當可得一百八十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可得二百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可得三百五十萬海克脫爾，烏克蘭因那蘇維埃農團聯合局之耕區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計有十七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計有二十八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當可得五十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可得七十二萬海克脫爾糖業聯盟之耕區（指穀粒之耕種而言）於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計有七十八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計有八十二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當可得八十六萬海克脫爾，於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度，可得九十八萬海

克脫爾，至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可得九十萬海克脫爾。

至蘇維埃農團穀粒產物之總產額及貿易產額，其歷年增長之情況如下，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蘇維埃農團全部之總產額為九百五十萬城脫涅爾，其中貿易產額為六百四十萬城脫涅爾，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約可得二千八百二十萬城脫涅爾，其中貿易產額為一千八百萬城脫涅爾，（一百零八兆鋪特）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度約可得七千一百七十萬城脫涅爾其中貿易產額為六千一百萬城脫涅爾合三百七十兆鋪特）

根據五年計劃案五年終了之際，蘇維埃農團之耕區應擴大至五百萬海克爾，但實際上本年蘇維埃農團之耕區，已有三百八十萬海克脫爾，明年即五年計劃之第三年可得耕區八百萬海克脫爾，是則吾人於三年內不僅將五年計劃中關於建設蘇維埃農團之部分予以實行且超過多多矣。

（乙）至農村集團之建設境况尤見順利，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度，建設農村集團經費計撥款七千六百萬盧布，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度撥款一萬七千萬盧布，本年計撥款四

共產黨統治下之蘇俄大學教育

(控制思想自由
實施階級教育)

明 譯

上篇 教授

(一)

在巴黎時一個朋友爲我介紹他說：「他任職在一所大實驗室內，兼在大學裏教授物理。他喜歡外國人，當我在那兒時候他幫我很多的忙。」「他是反蘇維埃的嗎？」

「我看不是。他專心致志於工作，不甚留意政治。在革命前，他是一個富翁又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最近在一九二五年見到的時候，什麼主義都不談了。他的夫人自然也是……至於介紹，你願帶些咖啡給他嗎？那可比寫一封介紹信還好哩。因他寫信來說在那兒他弄不到咖啡。」

因此我到莫斯科頭一天的下午就去訪他。那時是一九二七年的七月。一個婦人穿過廳來告訴我這位教授和他的家眷住在他們避暑的茅舍中，離城有十英里。

最後在莫斯科河邊松林叢中找到了這茅舍。一羣婦人繞着蒸氣拂騰的茶壺坐在走廊間。她們中有一個婦人用完整的英語歡迎我。

「我們都希望你來。你可是帶有咖啡？謝謝你。今天你可能暫時回榻嗎？阿拉克奇已坐了二個月的牢。昨天才出獄。倘若他能見你，將來他會通知你的。」

兩月後他來信請我聽他的講演去。信上他說：「本黨造黨拜謁。而家人反對此舉，是以未果。我等與外人相接，政府疑之甚；不久前鄙人拘於累縛者凡二閱月，蓋斯時共產黨與英國絕交，而與彼黨委員接洽之英人適爲鄙人締交之友也。」他又招我星期日去茶會。

(二)

他的書齋內充滿着圖書。在黝黑的狹隘的廳廡之下有很多的書籍，箱籠和被褥。他解釋着說：「在美國你們的教授不住像這種的居室的吧？我很僥倖得保住我從前住的房間之半。這大半因爲我書籍多的緣故。政府圖書館要這些書，但他們尚沒有隙地擱置牠們。自然，我們有一點嫌擠。我們有很多的家具佈置四個房間的分間。我的妻子在這兒；她的妹妹和我的堂弟及其夫人也都在此。還有朋友們

當他們無處可去的時候也留在這兒。」

茶會很拘於形式，甚至有些近於鋪張，而他的親屬們似乎在想這新來的外人不過是阿拉克奇危險底可能的根源。他們東拉西扯的問我。關於美國的事情了一大堆——佛爾福特建築物有多麼高，福特每天要造多少輛汽車？（福特自傳那時在俄羅斯成千成萬的出售着。）在美國各種東西的價值若干？——如房租，絲襪等。最後問，「在此時你怎樣地喜歡俄羅斯？」

「我以為俄羅斯是很有趣味，」我隨便地答着。談話就此很痛苦地停止了。

當我要告辭的時候，阿拉克奇領我走進他的書齋。「我很喜歡常常見你——我必須要有外界的交接。但你在這兒須十分地謹慎。不——這不是爲你自己個人起見；政府急切地要在美國保持其令譽，故必不加害於你。但爲你所見的人起見，你須要謹慎。共產黨員，工人和農民任你所欲的可多多地見他們。但智識份子和外人交接的結果有極大的恐怖在。這情形太壞了，但事實要如此，奈何？我們並不反對無產階級，然因爲我們不是共產黨員，總以爲我

們是有能爲的敵人。」他苦笑着。

「除那些人爲業務關係外，凡極密切的與外人交接政府都要見疑——且格柏烏（秘密警察）——詳見本誌五六期合刊）各處都密佈着。況我之必須與外人多多交接不過純然是爲了國外的科學發展而已。你有任何種雜誌或新書嗎？」

(三)

革命早就走進大學了。有些教授也早就出亡海外了。其留而未去者分爲兩類：一爲科目沒有政治可能的關係的，二爲科目——歷史，政治，經濟——須基於新興階級的哲學而教授的。第一類和從前一樣繼續着教授；第二類有名的教授與以卹金，餘則免職，繼之而與者爲新派教授——「赤色教授。」這些教授大半是青年，黨員，或同情於共產主義的哲學者。

同時「階級意識」也施之於招生。入學試驗仍舊，但同其重要者爲學生家世的考查。他是無產者或農民的兒子呢？還是出身資產階級的呢？蓋後者在高等學校內從前是，現在仍是不能插足的。有些人用了種種狡猾手段才得混進

但每年有「清校運動」以檢舉那些有資產階級的背景而活躍於無產階級色彩之下的學生。更加之共產黨黨部（在大學內通稱為青年共產黨黨部）對於校務的管理授有大權——不亞於教職員會。

阿拉克奇說：「我們工作的阻難年甚一年。共產黨控制權的伸展也與年俱增。有過一時，幫助決定入學資格的教授能用智力的高低為准許入大學的基礎；現在共產黨委員會反對教授的意見，而他大權獨攬。自然一個良善的共產黨員——他的父親為農民，他的母親為織女——雖蠢如鹿豕也較從前資產階級聰明的兒子為佔優勢。資產階級是一切的罪惡；無產階級則為光明普照的兒子。……」

「你在這兒會看過浮士德戲劇嗎？他們竟把他們的階級哲學也附會在內。在第三齣有浮士德歌關於當世惡魔底權力的一曲。在莫斯科劇場的曲本上載着，浮士德唱——關於當世資本主義底權力的。」

我所遇到的那些教授，他問之甚詳。他們大多是在教授政治與法律，自然是赤色教授了。

「都是為共產黨的高叫者——那就是他們的專業。他們談不上什麼學問——他們的學問是拾列寧和馬克思的牙慧，互相抄襲各人的著作和理論，刊行那些不需要而藉以支撐門面的作品。那些書籍像在社會主義之路的農民，列寧之與武裝解除，都有甚好的報酬，實際上什麼東西都要帶上一個列寧的帽子。他們說有些學醫的學生要提出『列寧之與盲腸炎』一題為畢業論文。……抑亦可見強為牽合之可笑也。」

「教授」的頭銜在這兒所用的意義仍為德國的原義；在某種範圍內牠依然是指教授科學和醫學的教員。但在別種學科內，那些非赤色教授是被監視很嚴以防他們「反革命」的表示。你們不會攪擾過我；我教我的書，政府還助我建築一所實驗室。政府想用這實驗室有限的儀器為科學效勞。并且在物理學上釀成反革命是極難的。……」

「但在不久前一個同事被人發覺內有極困難的遭遇這就是他說歷史表示每種東西都是暫而不留的，故不能說。一種社會結構底方式或這一組的制度比任何別種別組為較好。『那末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一個學生問。『嘿！

「是這同事懂得無所措手足的回答。……」

「即在藝術上也勞其動用權威。一年前有某教授被邀請協助流浪在柏林的俄僑所計劃出版的專號以紀念我們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他送了一篇論文去。爲了此事蘇維埃各報一致要求審訊他這『和仇人相結納。』他幾乎拋了他的飯碗，結果承認了決不再蹈前誼才得了事。」

「不過像這樣的事件是否常常有？」我問。

「不，不常常有。但這些事件總是能夠有。我們總須謹慎爲是。」

(四)

「我們同事中有些幹了很偉大的研究——倘若你一爲設想我們工作的環境，就知道這研究的偉大了。且我們很忠實地工作，我們那些人是他們應許我們工作的。但畢竟，我們相信共產主義是一種過渡的形相表現。俄羅斯必將找出其自我而發現其本來面目的一日。在這裏他們需要我們——惜我們人數太少了。我們有我們的工作。謝謝，我們有了那工作，我們再不想其他了。是的，我們必須工作；這是留給我們的一種堅實的磐石。在新的實驗室內，我

有時要每天用十五小時的工夫。倘若我們金錢富裕些，事情或要易幹，但可惜我們太窮乏了。我們的薪水——二百二十五盧布一月（即一百十二金元）。著作則可賺二百多盧布。」

「誠然，但你薪水所遭遇的運命又怎樣呢？」他的夫人納爾雅當地攔進茶時間着。「你須資助國家的財政——是爲無家可歸的兒童，與階級鬥爭中所拘的囚犯的。還要購買債券咧！」

「你們美國的大學不要大學教授每年購買國家的債券，是嗎？在這兒國家新發行一種借款。每個機關都有一個推銷員，由服務在那個機關的共產黨黨員所指導。沒有簽名認款的名字特登錄揭示之，以便你『自願』地捐錢。其目的是要使每人都認捐一月的收入。」

「你們能把債券買去嗎？」

「普通是能夠的，但新發行的借款現在已告諭着我們不能如此了。隨便出舊債券被稱爲是一種『資產階級的習慣。』……」

「但最大的困難是國外匯款。銀行通常祇讓我每月兌

換五十盧布的金元寄給我在日內瓦的姊妹。我們有好些人須得維持在國外的親屬。現在他們缺少外國貨幣，故除每月兌換五金元以購買書籍和雜誌外，其餘一概拒絕。自然我的實驗室內也有這麼一筆款子，我們可以得到許多外國科學的定期刊物。然而一月五金元能買什麼書和新聞紙呢？你們可能接到外國的新聞紙嗎？這裏我們祇能看到外國共產黨的報紙。還有就是莫斯科的新聞紙了。……」

「自從一九一八年後我就不看俄羅斯的報紙了，」納爾雅說。「他們說得好，『新聞中無真理，真理中無新聞。』她突然改變論題——『你們在美國能隨心所欲的上教堂，能不能？』」

「我的妻子很信仰宗教。」阿拉克奇說明着，毫無表情。

「教堂還有什麼可留連呢？如其你喜歡教堂，你自當往尼克次基門旁的教堂。但舞台的歌唱者佔據在那兒。自然不是嘉禮賓。他在美國需藝致富的，是不是？」

「納爾雅，請述去年復活節的情形吧。」

「是。共產黨用他們的反復活節戰團，拘留詩歌班俾星期六午夜的禮拜不能舉行。他們排定戲單，從下午七時半演至十二時半。但當禮拜開始時，詩歌班也就住了。他們用快拍子作樂，間歇減去——終止時仍為高音。共產黨決不能毀損教堂，不管他們幹怎樣蠢的舉動，終無異於要毀損俄羅斯一樣的不可能。俄羅斯國魂是宗教的。」

「納爾雅，你可錯誤了。所謂『俄羅斯國魂』也者，實沒有那樣東西，那是外國人虛構的，他們創造這『俄羅斯國魂』以說明他們所不能了解者。」

「他們的宣傳死反對教會是嗎？誰反對教會？誰組織這無神論會？是猶太人，猶太人，猶太人。一言以蔽之，總是猶太人。猶太人是無孔不入的。……」

「在美國也反對猶太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勢力的嗎？在此地他們傳述着有二個猶太人相遇時的故事。一個猶太人問另一人道：『老鄉，在你們的鄉村蘇維埃委員是那幾個？』哦，是顧特曼，葛恩，靶范，褒史太，和伊凡諾夫。伊凡諾夫？一個俄羅斯人？』是俄羅斯人。』哎唷，

『第二個猶太人說，『這些俄羅斯人各處都要混進，真是天曉得。納爾雅並不會笑，反似乎全身戰慄着。』試想我們俄羅斯應該在一個猶太人（脫洛斯基）和一個高加索的喬治亞人（史大林）間奮鬥哪！現在我們弄到這個地步就為此。』

『哦，你們知道他們說的——』一個猶太人爲 Zedman（註：NeP是New Economic Policy的頭字縮寫；在俄國新經濟政策採用後，那些以私人利益爲目的的商人，被稱爲 NePman）二個猶太人爲託辣斯三個猶太人爲反對政府黨。一個喬其亞人爲黑皮鞋油（是莫斯科最多的黑皮鞋油）。二個喬其亞人爲高加索的飯店（此種飯店在莫斯科甚多）。三個喬其亞人爲 Politburo（共產黨底控制團）。

『那末一個俄羅斯人呢？』我問。

『噢，一個俄羅斯人是一個笨伯 二個俄羅斯人是二個笨伯。三個人是三個笨伯。』

『他們都是笨伯！你們願多用些茶嗎？笨伯啊？……』

納爾雅兩眼閃閃地發光。

『但是你要我怎麼幹呢，納爾雅？』

『我們遷延過久，任何事都不能積極地幹了。不過俄羅斯依然站得住。基督教也依然站得住。靜候着，靜候着。必將有一俄國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咧。』

『是你夢想這屠殺咧，納爾雅？』

『這阿鼻地獄的制度崩潰時，必將有一大屠殺。殺得猶太人血流成河。』

『你看在革命前居莫斯科的猶太人甚少，祇是那些准許入境的猶太人。他們是被虐待極甚的民族。他們有特定的區域，他們必須居留在這特定的區域內。我們有許多次幫助他們——猶太的學生，智識階級。是我們可憐他們。』

『我們所獲的報酬是什麼呢？現在他們散佈在各處，處理各事。一切的一切都是猶太人的了。』

『我親愛的，史大林同志不是猶太人啊。』

『喬治亞人和猶太人是一邱之貉，有什麼分別呢？美國朋友、且待着騷亂的開始吧。猶太人各處都有——每個分間內有一家。那末每個分間內必將有一小的屠殺。那個

將爲大屠殺的導火線。」

「我親愛的，俄羅斯人最大的缺點是總以可谷的事情加在猶太人的肩上。他們是我們國家委過個的最大的恕辭。」

「不過現在各事都是共產黨徒的錯誤，而他們又都是猶太人啊。」

「我親愛的，黨員全體不到百分之十是猶太人哪。」

「但是整個的制度是猶太人控制着啊，」她勝利地說。

「你的言論恰和猶太屠店內的標語一般，是列寧的忌日紀念了，這愛國的屠戶在他的窗前懸着官廳發上的旗幟。旗幟上寫着，『列寧雖死，列寧之工作仍繼續進行。』這旗幟倒了下來而一部份人已在那兒用另一個標語蓋在上頭。從街上望去，在那屠店窗內的標語爲『在拉皮，葛恩的監督之下，列寧雖死，列寧之工作仍繼續進行。』親愛的，請還拿些茶來給我們吧。」納爾雅點頭示可，就離開這房間了。

阿拉克奇開始在地板上踱步。

「你們外國人要了解我們是很困難的。我們各人都有

以革命而受到程度不同的痛苦。要發見今日俄羅斯之爲俄

羅斯，你們須得估計俄羅斯全民的痛苦，雖則許多俄羅斯有以謊語告人者。我的妻子感受到革命底社會地位的影響。她是遺民，或新的流行語爲『腐化份子』。她的父親是貴族——自然是破產了的，但總是一個貴族。她的教育是貴族女子的教育；音樂，外國語——她說的一口好英語，是不是？——以及漂亮的舉止等。我們倆的結婚在他們看起來已是紆尊降貴了，因爲我的家庭祇是書香四代。現在一切都完了。她的朋友們散的散，死的死，而她所受的文雅教育在共產黨員眼光裏的價值簡直是等於零。……

「剩下的唯一的東西是教堂，她歸依教堂。她的許多朋友可不然了。有些信仰薄弱的，把教堂——古騰兒置諸度外了；那些信仰甚堅的，則由信仰而爲狂熱的迷信者了。我們久已禱告求解放——但有什麼用呢？不過在我的妻子視之，以爲這是無上的法寶。」

「她的對猶太人屠殺的觀察在她的宗教內恐不致發生

吧。」

「爲什麼不？她可以不去親自參加這大屠殺，但她對這屠殺的觀察我想是不錯的。這大屠殺將會發生而爲這俄羅斯現行制度逝世的先聲。試到鄉村去走一趟，你就可聽見那兒反對猶太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勢力的論調較這裏要十倍的猛烈。不久前我在烏克蘭旅居一月。「在莫斯科，不是有許多猶太人嗎？」一個農人問我。隨後他自問自答道：「你們爲什麼不利用他們密集在莫斯科不能逃走的機會而殺盡他們呢？」……

「你們美國得意的成語是什麼——不是『止戈爲武』嗎？哦，在我們俄羅斯却是『枕戈待旦』。共產黨員知道這點——他們不是糊塗的。爲什麼要廣揚這些『反對猶太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勢力的』是資產階級的偏見。反對猶太人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勢力的『反革命』。標語呢？此所以一個人在街上喚Bay zhidov(打猶太人)第二天早晨就要被鎗斃。即使他是酒醉了的。因爲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乃反對共產黨大示威的先驅。……

「在共產黨的觀點上我妻子的教育雖可說是不合格的

，然也有一事可取。她從不會要移居國外——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一年的情勢最壞的時候。在那時城市內飢饉，糧食則在鄉村裏。有時我須帶了袋及首飾，珍寶，鐘表之類走至離莫斯科五百英里的鄉村裏去我農民和他們交換山薯。錢幣在那時自然是無用的廢物。有時要費二星期的時光。到後來如我滿袋了，則在火車上須得佔一地位——車頂上，車廂內，及其他任何處——坐在袋旁看守。一次我設法買得半隻豬肉。我帶了肉站在車頂上，正在開往莫斯科的時候，有二個童子嗅到這肉味了。乘沒人瞧見的當兒，他們把我推下車頂而偷去這豬肉。謝天謝地好在這列車移動還慢。但這豬肉的損失比我折臂毀臉更要重大。……

有些你們維新的教授許是歡迎革命，不是嗎？且讓他們奔波五百英里去求山薯嘗嘗這革命的味兒。……雖然經此顛沛流離，納爾雅却從不咕噥着『乘桴浮海』她有許多朋友出巴黎或布拉格(Prague)。我們也能設法潛逃。然當我問她的時候，她說，『否，不然，在何別

處我們總是陌路生人，外國人。我們還是留在這裏好。

『那末你呢？』

『爲什麼我要走呢？我的工作在這兒，且我們很感激我們的工作能經歷那些時日。我們的工作爲得未曾有的艱辛。這是我們的一個保障。在這兒有我的實驗室。我管理牠極忙。在國外我將幹什麼呢？沒有我的工作我將會發狂哩。我並不出賣我自己——我不是爲共產黨徒工作；我是爲科學而工作。共產主義不過是一個表現，是要消滅的。而科學則能永久廣積。……』

『凡是那些在外的俄僑都十分思家。他們聽到俄羅斯農民的呼聲許要更加的思家哩。好久前我就知道納爾雅輕視這些出亡的俄僑比猶太人爲尤甚。她說：『將軍和俄羅斯的貴族們啊！外國人必以爲革命前的俄羅斯所住的人民祇是將軍，王子，公爵，和猶太的皮商。現在讓他們留在俄羅斯受將軍和貴族應受的痛苦吧——像在革命前享受特權的一般。』』

他深深地長嘆。『你可曾聽到有二個人在一九一七年

相見的故事嗎？一個人說：『哈囉，近況如何？今年你高壽幾何了？』三十歲哪，』他們朋友說。『三十？怎麼，在革命開始對你就三十歲了啊。』『我知道，』他的朋友。

哭喪着說，『但自革命而後的十年度着不是人的生活，請你不要計算上去，你以爲怎樣？』

『但是，阿拉克奇，你不願出外一游嗎？』

『我願——很想出外一游。政府每夏要派些我們出去。但這很不容易，因爲有錢不多而國外旅行又須要外國的錢幣。國外的事業我很想去參觀。直至一九一四年止，我每年要國外旅行。可是現在，現在我怕得去了。和外人交接的結果，你是知道的——唉，你們，你們和平的生活啊。……不想出去了，在我還是以留在這兒爲好。我有我的工作。我必須不要想出外。去年我有一個朋友出外，祇住了一星期。在那兒生活不同……不是，我的工作是在這兒。』

(五)

一天晚上出乎意料之外的他們來喚我，阿拉克奇不在

家。他的夫人在招待三個女客。『阿拉克奇這幾天很忙碌

。』她說。『他也許就要回家。』現在我和他們已是很熟識的老朋友了，所以她們繼續着用法語談話。僕役們可不懂我們的話了。』她解釋着。

『……由此所以他們把傢具都傾倒在天井內，那末她和她的女兒歸宿到那兒去？』一個朋友說完了。

『我們談這褫奪公權的事情，』納爾雅說。『我們的

一個同學因父親擁有產業而被褫奪公權。你知道，褫奪公權的意義是她好像烙了一個屬於「無希望的份子」的印一般，把她的食物卡片吊出。她又失掉她的工作。而她的房租反增至她力所不能付的數目。她住在她從前分間內最小的一室，可是房屋委員會還令她搬出，她的女兒也是。因此所以他們把她們的傢具和所有物都傾倒在天井內。』

『但她將怎樣呢？』
『賴她的朋友們啊……她暫時將住在我這裏，她的女兒將到別個朋友家去住。真難堪哪。……』

『這荒謬絕倫的東西延續着多久啊！到現在已是十二

年了，』一個女客長嘆着。

『他們說史大林患着很深的「列寧病」……』

『他們說格柏烏本星期已逮捕七百人。……』

『他們說共產黨徒已把在「白宮」內的却度夫僧院佔下

爲兵房。……』

『我聽說他們要在「白宮」內闢地作飛機場，以備必要

時乘機逃走。……』

『他們說下月麵包的定量又要減少了。……』

『昨天我爲了要買三米突的棉布竟魚貫而立的時候了三

小時，棉布又那樣的壞！』可有好些的嗎？』我問這店夥。

『哦，我們是處在蘇維埃啊，』他說』

阿拉克奇回來了。他和他的妻子站在一旁說了數分鐘

後，向我們致其歉意。『刻兒女客們都去了。』

『阿拉克奇惱得很——這你能看出，是不是？』納爾

雅說。『他不是典型的教授。他很忠實地工作着，和他們

一般人同樣的去；但當有什麼事情忤逆了他，他便想到

什麼就說什麼。倘若他是世界上的名人，他能夠那樣行事

——因他價值過大不克輕與打擊。他可不是這樣，物理學的教授還有他人哩。我常爲他危——因他所說的，因他所交接的。唉！我們的這種生活哪！在美國一切都是安靜與和平，我是怎樣地羨慕你們啊！你說，你以爲俄羅斯怎樣——現在的局勢將有一個盡頭嗎？」

我沒有肯定的說。

「你初來的時候你說俄羅斯是有趣味的，但現在你住得久了很可看出俄羅斯決不是「有趣味的」了。活體解剖對於「爲刀俎的」醫生也許有趣味，可不是「爲魚肉的」狗子。

他們的五年計劃，他們的世界革命——都屬虛張聲勢以掩飾他們的殘暴。在俄國有誰能快快活活地度活？一個人也沒有，就是共產黨員也沒有快活的生活。他們懼怕他自己，不然爲什麼他們要用「恐怖」和格柏烏？我沒生孩子居於斯士，實感謝上帝！特別是沒生女兒——因她也許會嫁給無神論的畜生和生育無神論的畜生啊。」阿拉克奇喚我到他的書齋去。他似乎是精神沮喪且極惱怒。「我的妻子會告訴你嗎？他們要把我驅逐出我的實驗室。他們想給一共

產黨員居我的位置而使我做他的助手。他們說我年齒太高了。他們以爲這個位置太重要了，決不能使像我這樣反動份子所佔據。也許我發表我的意見太自由了。但科學應當脫離政治牽制。我反對有些他們幹的事情，反對他們允許入學的一類學生，在那個當兒，有些嫉妒的猶太「赤色教授」就到黨部去報告我。我還能在大學授課，但不能再指導我的實驗室了。莫斯科大學啊，從黨部委員老爺的手中超脫出來吧！從前牠是屬於學者的。可是現在的學者必須要有某一種色彩了。」

(六)

過了些時，我在街上遇見他了。他招呼着我。

「我今生完了，」他說。「我已被他們清除出我的實驗室了，但繼續授課是可以的。事情就是如此了。蓋我之可以繼續授課是因爲他們無他人可用的緣故。他們努力於訓練他們自己的教師和教授，但同時必須要錄用我們。科學屬於勞動者——你曾看到這標語布滿這大學嗎？倘若上帝也把腦經賦與別個階級，那我豈不是要受責嗎？家世，

家世——家世決定一切了。牠決定你有無選舉的權利，更進一步決定一切的權利。……

「這種思想常盤旋在我的心裏：假若我有任何意外的遭遇，我的妻子將怎麼辦呢？她不能謀生。我們又不像在你的國家有什麼保險。積蓄更是沒有。……」

「這種制度——暗探，格柏烏，處極刑，深夜逮捕——一言以蔽之，這種鬼東西的共產主義啊！還有什麼餘地留給我們的呢？在革命前，我和在這大學裏的許多人一樣是個急進者。惟急進主義須訴諸智慧。智慧是個人的——所以我是個人主義的。誰不會反對過沙皇，這昏庸者，這獸性者，這利己者？現在這些同樣的事情都恢復了，且我們以前祇有一個沙皇的，現已有百萬個了。我是社會主義者，有許多地方我憎惡資本主義。但共產主義！我甚願牠快快地過去。牠不是我們的革命。牠沒有餘地留給智慧；智慧也不能忍受共產主義。請看現在放逐的那些人——他們中間有些人會和史太林一樣的很辛勤地工作着反對沙皇。聰明才智的人有一時會在共產黨內工作過的現在到那兒

去了呢？連中等地位都不留給我們。我們不能叛抗——我們僅被利用至那希貨，共產黨的智識份子，成熟為止。……

「我憐憫你們那些來過游歷的教授。他們見到有些小的改善——或是數個新式的學校——他們即因此證明整個的制度。但是他們是有護照的，是能夠離此而去的。他們大半俄語也不能說，還有什麼權力來判斷呢？他們簡直一點都不知道！……」

「然而他們為什麼這樣的盲目呢？他們是不是喜歡也有一同樣無產專政在你們國土內嗎？他們在這兒對之極感熱忱的數個新學校，那無產專政是可以帶給他們的。但是代價多麼大啊！他們可知道他們也將失去他們中等地位和他們的幻想，以及他們的個人主義要和美國的格柏烏相格格不入而：生困難嗎？因天下未有不用秘密警察而專政能成立者。本年夏天我聽到在這兒的美國人說，「美國負了一批感謝俄國努力這鉅大實驗的債務。」區區！恨不得用他的手把這世界推在一旁。『且聽我說——一個被實驗的

人說。……

『革命把我們各事各物的信仰都付諸試驗。可是我們一切都失敗了。沒有什麼留下可為我們的信仰。我們大幻滅——許多共產黨員我想也是。我們就在此種情況中生活着，假若我們對此情況說得太響了，格柏烏馬上會來拘捕。他們逮捕過我一次。隨時他們想起我需要一個無產階級。依然在專政着的警覺，他們便隨時可再拘捕我。我的懼怕他們祇是爲了我的妻子，至於我自己——就是危險的幻想我也早失去了。』

他拿出一本書來說，『英人包益世概括亞非利加的話也是概括俄羅斯最好的話。他說：「亞非利加，像她的一隻黑獅般，抵盡一切美妙幻想（這幻想久在人們眼前跳躍着且使他們感到快活的）的生命之血，唯真理是留有生命的。在歐洲所懷疑的在這兒都可使明白——在生命泉源的根本上是沒有希望。」那就是革命教訓我的。這在美國你們是決不會知道的，因為你們把過多意義扮飾在革命上致不能認識其本來面目也。……』

『哦，晚安。讓有空到我的避暑茅舍來看我吧。』

(七)

暮春變爲夏天了。八月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我走往他的茅舍去，在二年前我是帶了咖啡到那兒的。我祇見到一個僕人，她說阿拉克奇的家庭出乎意料之外的回到城裏去了。

到城裏造寓往訪他們。納爾雅在哭，周圍陰風慘慘。四個婦人和她坐着。

『阿拉克奇已被格柏烏拘捕去了！你知道他是留在城裏的，祇有星期六出外到避暑茅舍去。哦，本星期三晚上，在午夜，二個格柏烏到我們寓裏來。他們搜查他的房間有三小時之久；請看哪！』眼線穿過這開着的門可以看到他書齋的極大的紛亂。『他們就把他帶走。他遺下這張短簡。』

『我讀這張草寫的短簡：『我已格柏烏逮捕了。』

『我們直至昨晚不來避暑茅舍才知道這事。』

『但是爲了什麼案件？』

『惡魔會知道。他不曾幹什麼事。不過失去他的實驗使他苦楚。他許是說了什麼話。這些好漢！他們必須要在午夜來，他們必須要演這幕慘劇。』她放聲大哭了。

二月後我遇到一個朋友向他問阿拉克奇的近狀。

『他當初拘在蒲透卡監獄，但現在他已被遷到別處去了。大約是在莫斯科的一個監獄內。二年前他遭拘捕，後來一天早上事前並未通知即釋放他，任他自行回家。這次也許他會得到『負三』或『負六』——就是不許他在俄國居三個或六個最大的城市內。或者放逐到在史洛伐斯基或那林的監獄內去。在極北的那兒，他必傷心悲憤生活淒慘而會瘦死。』

『但你將來怎會知道呢？』

『倘若他不早日回家，那未必有一日他的妻子得到他的郵片說：『我在這裏——在那林或史洛伐斯基。請你寄些溫暖的衣服給我。』』

下篇 學生

(一)

是莫斯科第一大學，教授走上大講廳的演說台。在他後面的牆上是朝着列寧的遺像。由於椅橙擁擠而發出混亂的聲響停止了。『同志們，今天我們開始授課。……』

一個身上穿着黑皮外套，頸間圍着紅圍巾，手內握着微凸的小皮篋的女子從外面走廊內直衝地走到講台邊。『請恕我，同志，』她向教授點首為禮。『同志們——』轉向着學生——『今天這課不能講了。預定今晚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大會現已移至這點鐘了。』室內滿佈着喝彩贊同的音浪，這堂課就此完了。

『那是亞達摩佛哪，』我的朋友伏龍儒夫說，他也是一個學生。『她是農民，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秘書。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學生是屬於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他們在本大學內和教授一般的有很大的勢力。甚至於還要比教授大哩。又是一個會——這鬼東西！老是開着會，會。我不知道她怎能會維持下去的——她簡直是一切了。這是在大學的最後一年了。往政界上活動的婦女總是不具使人「靈魂兒飛上半天」的魔力的，這是什麼道理？在美國也有此同

樣情形嗎？你瞧她那兩手兩足的塊頭！哦那嬌小玲瓏的勃朗蒂在那兒哪——指着下面的一個學生——「她是非黨員，但她和亞達摩佛同樣地忙忙碌碌……爲了別種事情。」他說到這兒丟着眼風。

莫斯科第一大學是專攻政治、經濟、法律、語言、和文學的；莫斯科第二大學則授科學。這莫斯科第一大學有二千學生。這些排排坐着的十七八歲的男女學生都是剛從各省市來的；有的是優秀的警察派來受大學教育的；百分之四十是工人請了假來受此數年的教育的；還有的是莫斯科中學的高材生。俄羅斯人和土耳其斯坦櫻色的烏白克人、猶太人和喬治亞人，高體的蒙古人和含笑的烏克蘭人都

在「科學屬於勞工」的口號下同在一處做學生，他們在那兒讀書是很幸運的；因爲被拒絕入學的學生要多過他們十倍哩。

入學是根據入學試驗的等級和投考者底家世之詳密的稽核，後者是最終決定的量表；有了這種種的限制，故「遺民」的兒子，及牧師，私商或其他有仇視可能的階級底

兒子是不易插足的。允許智識階級的兒子入學的數目也是很少的。無產階級（指工廠工人）或農民的兒子有他們要求入學的權利。無怪有一個經濟困難的投攷生回答「你的家世怎樣？」的問題上要填寫「父親——是二個工人；母親——是一個農民。」

每個學生都有「膏火資」——一月二十七盧布（十三塊半金元）。大半的學生以此爲唯一的入款。那些能夠在學生宿舍內找得房間的就住在宿舍；餘者便住他們所能住的房屋，但這不是一件容易事。學生們有輪流着到酒館內吃喝的機會和享受額外的津貼——如不時發給的戲票，免費的疾病診視，廉價的舟車行旅。但一月二十七盧布即在最經濟的學生也要發生問題。

(二)

大學正屋的一偏部是學生的俱樂部。在這兒有休息室，象棋盤，乒乓球檯，在晚上總是擠着許多的學生。並且總有辯論。

有一晚上我和伏龍儒夫坐在俱樂部內。亞達摩佛是在

我們鄰近的一小羣人的中央。

「……這誠然是難堪」——她的論調越他人而上——「但她應該知道結婚是不可能的啊。……」

「他們是在談論比德尼哪，」伏龍儒夫插嘴說。「她去年和一個學生結婚。他們想以他們的「膏火資」來維持生活。後來有了一個小孩了。他們爲什麼要生小孩呢，真是天曉得！她不能再上這大學了，但她需要這膏火資，所以她還是繼續上學。末後她的丈夫和她離了婚離開莫斯科。上星期她終於自殺而死并殺了這個小孩。」

「但她早先該怎麼辦才對？」一個學生問亞達摩佛。

「怎麼辦？你們其餘的人該怎麼辦——難道是結婚嗎？否，否，凡是學生的結婚都沒有好結果的且妨害我們的工作。」

有人提起需要較高的膏火資。

「同志們，你們說的什麼話？我們的政府可是給與學生巨大薪金的大富豪嗎？我們自己也要有犧牲的精神。不要結婚……結婚非必要的。」另一個學生說及共產主義青

年團的一個祕寶，他利用他的地位去強求在他小組內的女子的愛而遭到正式除名的處分。

「應當這樣，」亞達摩佛說。「我們必須有標準，有高的標準。像那個人樣的蠢豬，利用黨的地位那麼幹的，是不許存在我們組織內有任何權利的。浪費他正常工作的時間，損壞我們黨的名譽，與敵人攻擊我們口實，若是這個消息傳出國外，則資本家的報紙必將說，你瞧，那就是全體共產黨員的所作所爲，」那個人該當槍斃！」

其他學生有同意的傾向。

「假手於像亞達摩佛那樣的婦人而解放我們，呵天哪，」伏龍儒夫對我咬耳根的說。「她活像那幕趣劇上的婦人。劇文的大意是這樣：有二個化學家發明了一類新的肥皂。他們將怎樣命名？一人提出一個警惕的名稱——「馬克思的初吻。」另一人否認那個名稱，後來二人同意把他肥兒命名爲「蘇維埃婦人。」然而怎樣去登廣告呢？他們繪了一張大的肥牯牛圖，把一條紅圍巾圍在他的頸上。圖下他們還寫着——「蘇維埃婦人。」

他喚道：「回家去嗎，亞達摩佛？我們（是任在一個寄宿會的。）」她起來了，縛緊她的小皮篋。「多久啊，」於是她走來同我們一起回去。

「我聞知在這裏有一個美國的學生，」她說。「請告訴我，爲什麼像美國那樣文明的國家要把沙克和樊斯第殺死呢？」(Sacco 和 Venzetti 是僑美的意大利工人，是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夜因盜案嫌疑而處死刑。)她繼續不停地說下去。「我知道——那是因爲在美國的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化啊。是不是這樣？又爲什麼文明的美国視黑人爲下賤者呢？你承認不承認一切種族間憎惡是由資本家形成的，他們指逼着被壓迫的工人反對黑種民族。這是同沙皇專制政府待猶太人一樣的。你們的勞工們必須不要給他們階級的仇人引入迷途。……」

「亞達摩佛，可是美國的勞動組合不許黑人參與啊。」

……伏龍儒夫說。

「自然不許哪，但那是因爲美國的勞工聯合會是被資本家控制着的緣故。否則，爲什麼美國的工會不要求美國

承認我們，不能工以待承認的許可呢？工會嗎？這簡直是天下之大滑稽，但我們共產黨的工會在美國正方與未艾哩。」她拿統計來引證。「請看我們一起在這大學的學生。卡累利安人，俄羅斯人，丘物寧人，猶太人——都在一起。在社會主義之下是沒有種族間憎惡的。」

她對美國的興趣極濃厚——如工資，契約，社會立法，移民等。「你瞧，我們在俄國知道美國底要比你們在美國知道俄國底爲多，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你們有許多可以教訓我們。但在美國你們以爲，「呀，有什麼我們可從俄國學習呢？」且當你們想及我們時，你們腦子裏幻想着的是那些滿臉絡腮鬚的「虬髯客」和丟擲炸彈革命者，如斯而已，止於此矣。我知道你們美國——辛克萊和約克，倫敦的作品我都讀過。我們要學習那我們能從你們的一切，要趕上你們——還要超過你們。我們是一個青年的民族。我們正在建設着咧。……」

(三)

這寄宿舍是一個從前富商的房屋。我們走過黑暗的天

井，穿進破壞了的前門，乃登上第二層樓。「請進，請瞧一瞧，」她說。

在一間二十方英尺的室內有十架牀鋪。每架牀鋪邊有一張小桌，牀下有箱籠囊篋。房間的中央，在光度極強的電燈之下，是一張長長的木桌；室內一隅有人把洗濯的東西晾在繫於窗間的繩上。桌上有茶和黑麵包擺在幾個女生前面，她們正在讀書和做筆記；她們不會注意到我們。「你事畢辭行時，下樓走至大廳，那兒便是男人住的地方。」伏龍儒夫說了就走。

「室內很擠，在這裏研究是極困難的——嘈鬧，且常有人走進走出。你可有多餘的茶嗎？」亞達摩佛問，有一個女生演着手勢，表示「請你自己拿吧。」「我祇有一只杯——請少待，我去向薩卡借一隻，」於是她從對面的一張桌上拿了一隻杯來。「抱歉得很，我沒有麵包和臘腸。你知道，他們稱臘腸為學生底形影不離的忠實隨員。這東西極硬——並且日見其加壞。……」

「你以為這是我們惡劣居室嗎？自然是擠得很——但

我們在鄉間已過慣了那種生活了。我們一家有十一個人而我們住的是祇有兩間屋的茅舍。老年人睡在坑上，我們小孩就睡在地板上。像這樣的生活，每月祇要費我們一個盧布——何況在這裏我們學問研究的大部分是在圖書館裏呢。……」

「在這兒最壞的事情是我們身體的健康——我們大家都在可憐的境遇中。我們努力地設法使全體學生常行強迫的體格檢查。肺結核症……及在冬天每人都要染扁桃腺炎。但請注意想進這大學的還是這我的多哪。這兒的教育是自由的，是為人人。……」

「但假使你的家世是處於遺民等的不利的地位呢？」
「呵，自然哪，教育不是為那些人的啊。我們沒有教育我們敵人的餘地。你們美國的大學阻止某某等階級，我們也是這樣——不過這裏的教育是為大多人的，而不是為『飽食終日』的少數人的。我知道美國的教育是怎樣的。我曾讀過關於美國教育的書籍，我們在俄國已使教育成為民衆的教育。就請看我吧。在革命前我能進莫斯科大學嗎？」

我是生長在卡累利安（列寧格勒的極北）的一個鄉村裏，離開鐵路有一百英里。我的父親祇有三英畝田。我知道飢餓和兇荒是什麼。……

革命來了，但我年齡太幼，不能認識革命的意義是什麼。當我十三歲時，我就離鄉背井出外了——因我們的鄉村中沒有食物了。列寧格勒的食物也不多，我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前線軍隊中做煽動的工作。後來到了十六歲時，我和一個兵士結婚，他死了，我就和另一個人結婚，凡是女子都須那樣的選擇丈夫；在當時結婚可說是等於謀衣食。在莫斯科結婚則等於謀一枝棲。後來他把我離了。

我在列寧格勒的一所工廠內繼續做煽動的工作，晚間上夜學。由此而成現在之我。……在你們的大學內女生是怎樣的？她們對於勞動問題，對於工廠生產可有興趣嗎？她們對於政治可有興趣嗎？這裏我們是忙極了，……

在桌旁一個女生插嘴了。亞達摩佛，你會見過邱達克的諷刺畫嗎？圖上一個光頭兒坐在長椅上，眼瞧着一個小孩子在休息。這老頭兒咕嚕着，唉，我真羨慕這童子——

自由，幸福，沒有責任。」哦，老頭兒，「這小孩說，『我不能有一分鐘的休息而須繼續地受人教化的嗎？在十一點鐘先鋒團（共產黨童子軍）要開會，晚上還有一個會要開，同時，在學校裏又有六個委員會。』」

「是啊，」亞達摩佛說，「在這兒就是小孩子們也知道贊助，蘇聯人民向着既定目標去工作。我曾在共產主義青年團內工作過；我在莫斯科蘇維埃是由我們大學選出的代表之一；一星期有三個晚上我在一個工廠裏教一班學生讀和寫。……」

「學問的研究怎樣呢？」

「自然我也研究學問。但我們的大學不祇是為研究學問而已。社會工作也在我們教育範圍之內。」

「考試又怎樣呢？」

「考試通常是口試。教授在他的講義範圍內問一二個問題就完事了。」

伏龍儒夫來了。時候已十一點過了。「下去到我們的宿舍裏去。有一個同志想學習你們這使人頭疼的英語，他

要知道如何發這「」的音咧！」

(四)

三個月之後，有一面大紅旗橫在這大學正屋的應接室前在舒展着。「凡學生中有知他人應剝奪選舉權之理由者皆有報告學生執行委員會之義務。」在佈告板上又有一張紙寫着：「下列諸君格於各人名後所附之理由廢除選舉權。」——接下去是一打人名表，在每個人名之後附着「牧師的女兒。」「廠主的兒子，」「地主的女兒。」這是在一年一度的選舉前的一年一度的「清校工作。」蓋選舉之有無是依其家世如何而斷，故「清校工作」實為發現誰是被剝奪公權階級的份子而在大學內假獻殷勤於共產黨的一個良機。在小咖啡店我看見亞達摩佛，一堆人圍着她。他們在談「清校工作。」

「呵，他們假造他們的證明書。」

「他們都來自遠方，以為我們不能察覺的。……」

「本大學沒有餘地插足這些『遺民』是亞達摩佛說的。」

「要想進來的工人還多着哩。」

這羣人散了，亞達摩佛便對我道，「你近况如何？請下去到休息室裏坐。我還有十分鐘工夫。我爲了這「清校工作」忙極了——委員會每天都要開。我們對於此事所感如何，你是不瞭解的，是嗎？我們革命的進行怎樣的深切，你也是見不到的。你會聽到昨天給我們清除出去的一個女子前晚自殺了嗎？你或者要懷悲感，但你是不明白這底蘊的。她在此地沒有職業。假使她是自願來的而被發覺了——哦，她必須要贖付罰款。……」

「這些遺民會有他們管理俄羅斯的良機；現在我們消滅了他們而俄羅斯也不是俄羅斯了。是我們的蘇維埃共和邦——我們的哪。列寧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時，一九一二年沙皇的御林軍在勒那場槍斃二百七十名工人時，那些遺民抗議過沒有？那時有誰懷悲悼之感？我們總以爲他們的勢力是無敵的，我們民衆決不能摧毀他們的。但我們畢竟把他們摧毀了。現在，建起蘇聯和共產主義，整個的世界要變成我們的生活。如要建設俄羅斯，犧牲是必需的，這點在彼得大帝早就知道了。沙皇皇族，資本家，貴族總是

太自私了，不肯爲此必要的犧牲。……

「你知道在這兒有許多的「遺民」嗎？」她突然地轉移問題。「我希望你對俄羅斯不要以他們的意見爲意見。他們懂得什麼嗎？他們以爲我們必將失敗的欲望蒙住了心巧故他們不想發現我們如何會成功的道理。我們有這樣的幾個人在這兒大學裏——是教授，但暫時若少了他們，我們的大學就不能進行了。十年之內我們不能造就我們的智識份子全部人材？他們在大學內工作，不過祇是半忠實地——這我們知道，我們監視他們，同時我們要訓練我們自己的智識份子；農家的小孩們，不必去耕田，將來可以爲醫生，工程師，教授。農家的女孩也同樣。因爲男子能做的任何事情女子也都能做，祇要她們必須的知識。……

「不——一刻兒也切不能忘記那革命是繼續着的。我們內外都有敵人。對付那些混進我們的機關內（是我們所不欲的）的，我們用清除的方法；對付那些我們的機關內妄用我們所付與的信託的，我們有格柏烏（秘密警察）。格

柏烏是我們對內最前綫的軍隊。在上星期的報紙上你會見到三個舊時的礦主，現充工程師的，被格柏烏槍斃掉嗎？自然他們是罪有該死的——舊時的礦主哪！他們惡毒的詭計無須多究，他們的背境足夠證明了。……

「你是不明瞭的。在這裏我們必須以武力來統治。我們知道在莫斯科這兒有許多人希望并願意，甚至禱告蘇維埃政府的崩潰。他們的希望是無根據的，但反革命的活動實能阻止我們的進展。我們必須防止他們，因爲他們有些人十分狂妄，竟敢幹他們下賤的詭計。所以需要格柏烏。你知道反對政府的大叛黨不祇一個——有許許多多——在一九二一年後會潛滋暗長嗎？格柏烏極靈敏牠是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須而忠實的機關。你瞧牠所發見而槍斃掉的叛黨的數目；那就可證明這秘密警察的需要了。……

「所以用不着傷感。我們務須要嚴厲。如其我們在俄羅斯能爲後死者建立住社會主義，那就使有成千成萬的死亡（這是你們西方造謠報紙常報告的）又算什麼？我們有錯誤——那自然難免。我們必須不斷地找求新的途徑，後退

，好過。當我們做錯了的時候，我們不怕毫不閃避地批評自己。但一百個無辜的死亡要比一個反對我們階級的有罪的叛黨逃走了似覺好些。」

大學內許多學程用命令法：講授完後，一大羣人分成小的討論班。在政治初梳一學程上他們令我和伏龍儒夫及亞達摩佛共同研究共產主義的歷史與理論——是莫斯科各學校每個學生必修的學程，不論是舞蹈學校，保姆學校，大學校或音樂學校都要修這個學程。

那天的指定是關於世界大戰的。「什麼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能否和平地發展？」「大戰前與大戰期間歐洲社會主義的類別如何？」「當一戰爭發生時歐洲工人必須拒絕武裝起來否？」這些是在問題中被問到的有一個學生對最後一題回答「是」全體學生怒吼着「不是。」——還有六個學生站起來說明工人必須武裝起來，不是用來反對對方軍隊中的工人，而是用來反對他們自己的資本家。「在戰爭期間為什麼總罷工還未足共產黨的活動？」「一九一四年的歐戰與將來帝國主義者反蘇聯的戰爭，其間差別何若？」每

個問題都歸於一個現成的答案。

「這些問題都印在課本的後面，」伏龍儒夫輕輕地說。「你須得做的記牢書本就完了。」

然而當教授說明及總括一天指定的討論時，大家的一種嚴重的空氣有很深的印象。同志們，請記住我們列寧的口號——「帝國主義的戰爭必轉變為國內戰爭」——就此散班了。

「亞達摩佛，今晚你往滑冰場去嗎？」伏龍儒夫問。「今夜要在那兒舉行音樂會啊。」繼而對我說——「學生可免進去——你也去。」

亞達摩佛憤然地回道，「同志，還有政治初梳的學程。歐洲勞動運動史，民法，刑法，政方政府，巴黎公社史，加上那可厭的德文，我那裏有機會去跑水呢？」

後來她有了一個機會，是基督降生節假的二星期休息，但她不會利用此機會去休息。伏龍儒夫離開學校，在莫斯科附近的一所療養院內謀得一免費療養室。他說，「亞達摩佛領了黨員到佛勒地米區的鄉村去了——是激發鄉民

對政府新發的公債具慷慨解囊的熱忱。我想在假期間能有比那勒索公債更好的事情做。噲，」他搖着頭，「頭痛啊！昨晚我們幾個人在皮酒館裏，喝混合的皮酒和麥酒。」

「你那兒來的錢？」

「昨天我們得到賞款。現在以後兩月的費用我都没有了。」

此後不久共產主義青年團興出一種制服。他們都穿卡奇衫袴，每人都束薩勃龍的皮帶。新聞紙更加緊張地預言歐洲列強的某某聯盟不日就要攻襲俄國。民衆大會絡繹不停地開着。在一次大會中我聽到亞達摩佛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不可一日不準備着。西方的資本家眼見我們蘇聯的政權日漸澎漲，他們嫉妒我們也日甚一日。在張伯倫領導上的資本家見到他們自己的財富被工人底德謨克拉西（在此制下私人的利潤是要消滅淨盡的）的成功而動搖。同他們聯盟的是他們的工具，政府官廳，和他們的牧師。他們總是聯盟的。俄國在革命前也是這樣的，不是，同志們？」她停住了，唉得很厲害。

「我們能夠了解西方資本家恨我們的緣故。在這兒是和平，是我們的精力專心致志於我們未來的建設。我們是一種恫喝——是他們吸血制的恫喝。在這兒勞動階級向前進展以完成其自己。在敵人方面呢，是階級的對立，繼續的衝突，罷工，失業——都是隨人與人競爭而來的。我們宣告這種制度是錯誤的。我們證明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我們在他國的工人間日有同盟軍的獲得。……」

伏龍儒夫坐在我的旁位。輕輕地說：「她是一個好演說家，是不是？不過她的論調和新聞紙上是一樣的。你聽到過加列寧（蘇聯的主席）一次在鄉下演說的故事嗎？他說：「同志們，今天我要報告你們的是關於我們方才新開的海港。該港每天有五十隻輪船進口卸貨，有五十隻載貨出口。」羣衆中有一青年說，「伊凡諾維契（加列寧名），那不真是的事實。我在那個海港工作。并沒有一隻船進口和一隻船出口。」加列寧答道，「啊，你知道什麼？你應當去讀讀報紙啊。」

亞達摩佛的演說幾乎要完畢了。

「……但在此時資本家該會見到紅軍的協力和強盛。我們有四百萬無產階級青年即刻可去應戰。而在他們的戰後之後，他們的勞動者將會豎起叛旗，拒絕任何向我們進攻的軍隊中服役。國際無產階級知道那國家主義是一種工具用來強迫勞動者從事侵略的戰爭，在此種戰爭中，資本家趁火打劫而勞動者所贏得的是死亡。國際無產階級知道除了我們蘇聯外，工人無祖國，因為蘇聯是為全世界工人的無產階級的祖國準備着保護她們。」

過了幾天後我見到她，她穿着制服。「你是不是將永久穿這制服？」我問。

「自然囉——我必須。我們不知道反抗我們的戰爭要何時發生，但我們領得準備。」

(五)

復活節前夕在學生俱樂部內舉行反宗教的盛大宴會。廳內被擠滿着。無神論者會的領袖講了一點鐘後，亞達摩佛接着說了半點鐘的宗教是資本主義的工具。演說時常有

乾咳間着。「教會總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而反抗勞動者。」

勞動而負重的你們啊，到我身邊來吧。」這是牧師和牧師的雇主所常說的。但資本家奪得那些負重的人們，增加他們工作時間由八小時而為十小時，還以「因為競爭的緣故，」而減低他們一小時十枚銅幣 (Ropeck) 的工資。同時，牧師們還在詩歌班唱——「……我將給你們休息。」

演說之後開映美國喜劇的電影。大約在十一點鐘時，半廳的椅子都空着，軍樂隊就在此時上台。跳舞繼續到翌晨二小時，這是很希有的特權，然也唯有此跳舞才把那些也許要滑腳走去參加午夜彌撒會的學生鎖攝住。跳舞是舊式的華士舞和整套的俄國舞——男子們單舞，婦女們單舞，後來，迴旋急速的華士舞，是對對的分，旋，合。軍樂隊奏得愈高，跳舞的迴旋愈快，室內的熱度也愈高。吹喇叭的樂師，他的號角對着兩個繪在壁上的小天使（這個房間是從前大學的禮拜堂。這兩個小天使經革命而仍得存在），有些兒脫板了。

亞達摩佛坐在一個角上。「我不要跳舞，」她解釋。」

並且我是這樣的疲倦。春天通常能使我感到清新。……
但今年不了。」我們同走向酒館裏去。

「我不贊成這一切——這是資產階級的。」她說時作着跳舞的姿勢。「你們美國的跳舞，狐步舞，那更加壞，是我們不能允許舞的。即像今晚仍未免要增強學生固有的資產階級的習氣。在這兒有具這種習氣的學生——像許多「混飯吃的南郭先生」。你的朋友伏龍掃夫——他在本大學已有六年了。你知道這種諺語——上帝的鳥兒不知憂慮與勞苦爲何物。」他就是上帝的鳥兒。許久前他就當出去工作了，但他每年還是設法騙取一筆膏火金。昨天他說他要繼續回到大學再讀一年，我們就把他驅逐出共產主義青年團。有些從各省來的學生在這兒變壞了。經了四年的城市生活後，他們便不再想要回到他們的鄉村去。他們說鄉村寂寞，在鄉村簡直無生活可言。啊，留在莫斯科吧！去年一家報紙發現大批的青年醫生和工程師在莫斯科幹普通的工作，而不願到需要他們的鄉村去實施他們的本行專業。但我們將要強制他們出發到各省去。我們的學生須要明瞭

我們並不是爲了他們自己而去教育他們的。」

軍樂隊的聲浪，尤其是喇叭的，從會場傳到我們的耳鼓來了。「對於音樂我不甚知道——因我沒有時間去研究。上月我去看王子依哥的歌劇，腐敗極了！這和現實的經驗有什麼關係呢？幻想的歌劇！在這兒的一切藝術，音樂，和文藝必須從我們現實生活中產出。自然，我們所生產的還不多，但在革命後還祇有十二年哪。我們好像小孩子一般。我們仍然在忙着學習字母的時候，怎能表明其自我呢？……」

「藝術的世界也不會歸我們。許多古舊的男女優伶不能抓住我們的革命心理。他們中間「混飯吃的南郭先生」太多了。他們把騙飯吃的作品來魚目混珠，他們以爲英雄是一個工人，就是表演階級鬥爭了。坤伶呢，穿着巴黎式的外套……臉蛋兒昂然地出外閒蕩，而在舞台上出演的超等舞女每年都要化政府經費。總之，在藝術上太失敗了，致不能認識我們的生活是一種奮鬥的生活。是在一個五十年前爲中世紀的國家中努力掃除愚昧和迷信。……」

「在這兒我們有許多人了解革命的意義，所以你們外國人又怎能領會我們的革命呢？革命的意義普通是一個新的政治集團用武力奪得政權；那就是在你們經驗上的天經地義的革命意義。但在這兒的革命視政權的轉變不過是革命歷程的一方面而已。要維護我們政策的繼續，我們須要變更人民生活的各方面。這個貧窮的國家有半數人口的文盲。爲什麼我們要如此忙碌，要如此嚴厲，和爲什麼一切事物——藝術，文藝，音樂，娛樂——必須要聯合起來幫助我們去改造我們的同胞，現在你可能明瞭了吧？」

(六)

六月裏我見到她，是在中央售票處，魚貫而列的在買到波斯邊境的車票。

「是休假出遊嗎？」我問。

「否，我今晚離此，到土耳其斯坦去就職，」她答。她拿到車票後，我們就同去這車站的茶室內坐。

「大學畢業後，我不知道幹什麼才好。在莫斯科有許多黨務工作要我去做，但已有許多人願意而且渴望留在中

央。後來我得到一封信告訴我，在阿斯克爾附近需要一個婦女組織員，因該地文化很落後，婦女們依舊帶面紗。這是我可以幹工作的最好良機。同時這寫信請我幹這工作的青年說他有一個大房間，請我去可和他同住。……」

「工資幾何呢？」

「七八十盧布——足夠我衣食費了。我還多要做什麼呢？」她停着咳嗽；咳得比我上次聽見的更厲害了。「那兒的氣候也許對於我的咳嗽有些裨益——究竟如何我還不知道哩。或者我將不久於人世了。但我活一天，就得幹一天。若我死了，有四百萬萬像我樣的人進行建設我們蘇聯的工作。你知道，革命在我們的生活上已有意義加入了，現在世界上成千成萬的人，在他人的工廠裏，在他人的機器上，作八小時單調乏味的苦工，看不出什麼意義來。革命也要使他們的生活上有意義。請記着，我們的榜樣將會擴張到全歐洲，伸展及太平洋。……」

「此外呢？」

「此外還……」

蘇俄的運輸計劃

倩譯

和從前一樣，蘇俄現在之得免於國外的各種衝突還是由於它那橫跨歐亞兩洲平原的龐大的輻輳。面積之大，一方面從波羅的海(Baltic Sea)伸張到太平洋，一方面從北冰洋伸張到南方諸海，以及中亞諸山脈。而同樣的理由也和從前一樣，能限制它底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使之不能前進，甚至退後。

這片廣大的國土之各地帶是緊密地互相依賴着的，然而它們的出產却很難於交換流通。糧食的剩餘是集中在西伯利亞之南的生產地域；木材與工業品集中在中部與北部的消費地域；油是在加斯賓海(Caspian Sea一帶)；而鑛產物却在烏克蘭(Ukraine)、烏拉爾(Ural)和中亞細亞一帶。在這樣廣大的距離中，貨物交換的命脈包括着從前的水道，一個不甚完備的鐵道組織和屬於從前的黑暗時代的公路。

週年的運輸的天然阻難說起來是可驚的。一年中差不多

多有四個到六個月大多數的水路口岸都是凍着冰的。水量也極不規則；春天的水災接着夏天的旱災，漸積着鉅大的沙灘，增加航行的困難。因為地層的凍裂，修築道路的工程簡直萬分困難，而那就是使這樣的地方難得到石頭或是粗沙的緣因。在炎熱的暑天修築鐵道的時候，特別是在東南部和中部亞細亞，枕木與其他的材料的來源往往成一個重大的問題。這些困難的原因使建築道路花費高價，而在別一方面也可以說明俄羅斯底歷史的運輸便利之缺乏。結果，災苦總是佔據着大部分的俄羅斯。這災苦最近可以舉出的例子便是沿着西伯利亞鐵路一帶，在地上陳列着朽腐了的莊稼，而在歐洲的俄羅斯的人口却縮減其口糧卡片的數目。

對於俄羅斯全國領土內廣大的距離之束手無計，在現在，實在可以認為是「五年計劃」的重大的失算。工業出品很快地一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分配這些出品

的便利却不能跟上去。當鐵道只能應三分之一的請求運輸糧穀和工業上必需的原料時，第一次危險的囤積在去年冬天發生了。這問題因當地之迅速的社會化而趨嚴重，那時差不多二分之一的耕地都囤積起來了。這個農產品流通的必要比『五年計劃』所預期的更快地加重了一個便利的運輸底擔負。最近積餘下來的田地，如無意使之荒蕪必得趕快供以機械，灌輸，種子和別的方法以招致從事於這些工作的農人。

在這種場合，有所謂『社會主義的前線』(Sociolariat)，當作一個有力的軍隊似的，會為馬車運輸的計劃進行得很快。接着蘇俄當局也跟着他們恰當地集中他們注意到這迫不及待的問題上。『五年計劃』生產的部分是希望於四年實現的，運輸的部分現在却趕急於三年之內完成。同時一個預計十五年可以成功的運輸計劃是正在審查中，那方面的內容是以一千八百萬盧布的資本建築鐵道，三百八十萬為海道和河道，而二百六十萬為公路。

公路的計劃供給那些會詛咒道路的旅客們以特別的興

趣。直到最近，那僅有的公路叫做——Georgian Military Road，是沿着克里米亞(Crimea)的，也是舊有的西伯利亞路的一段，沙皇時代的犯人往這路流放出去。夏天的時候，農人們駛著他們的輕便馬車在劃著轍迹的路旁走著，造成一百碼寬闊的一堆更深的車轍。在冬天，路上是無論什麼地方都是彼雪打擊著的，在春天和秋天路上却是不堪行走的泥濘。這省份現在保有四九、〇〇〇啓羅米達的公路，其中有三〇、〇〇〇是泥濘滿道的，而其餘的一一、四〇〇却是用洋石鋪成的。有五十萬啓羅米達的省路和村路，當作是超出地方預算的都待修理。

在美國人眼中，俄國只是到最近才成了『道路恐慌』的國度。有一個自願服務的團體叫做(Autobor)開始從始於全俄汽車化的計劃。他們成立了一個永久的道路調查機關，供給適宜於各種地帶的道路的形式，以及建築材料的限度。適合於一般的情形的路是一種覆以瀝青油的土路，這種瀝青油是由『油協社』供給。這樣的新路是造來為重的裝多汽車用的。現在蘇俄差不多有二二，〇〇〇輛汽車，今

年又將增加一四，〇〇〇輛。在尼尼諾耳羅得（Nizhny-Vgorod）地方的工場一年可以造出一四，〇〇〇輛特A式與AA式的生產量。在莫斯科和雅羅斯拉夫（Yaroslavl）的工場可以出產四五，〇〇〇的裝運汽車。對汽車運輸最急切地要求當然是餘積的田地和駐紮的軍隊。汽車運輸計劃之成功還是過早的預言，不過一種表示進步的記號——忍耐着的汽車的喇叭聲却在窩加河一帶的鄉村裏聽見了。

蘇俄的水道運輸事業已經退到戰前五分之四，而海道運輸則已退到戰前百分之四十。在別一方面，國內航空的運輸却有長足的進步。去年有十三條航線開航，包括了一八四六一啓羅米達的航路。郵件、乘客和貨物不但能到伯林和里加（Riga），而且直達黑海（Black Sea）高加索（Caucasus）甚而至於依爾庫斯克（Irkutsk）。這些航務，如到一九三三年必定發展到三倍。

但在蘇俄的計劃，這種運輸方法是次要的，最重要的還是鐵道。除舊有鐵道之外大多數為運輸農產品建築了，從窩加河一帶達歐洲市場的沙皇時代的鐵道都被政治和軍

事的計劃掌握着，服役於經濟事業却被視為不關重要。從高加索到土耳其斯坦的鐵道是跟着征服種族上的敵人所得的勝利而建築了的。西伯利亞鐵路却是由於十九世紀之末俄羅斯被排擠於西歐的原因而來，而也就是因此路面引起日俄間不幸的衝突。就是那從苔原到北極的無冰地帶在一九一五——一六年所造成的路也是由於軍事上的必要而開發的。

在蘇俄管理之下鐵道計劃便不是去連絡國家的邊疆而是建造所正需要的以加強為生之用的意義。運輸在這裏是被認為是工業化與社會化的手段，那是用來憑着社會化的經濟與新文化的需要去治理以至於改變這國家的生命的。

蘇俄對鐵道的建設是值得注意的；雖然看起來這問題所包容的是如何的廣大。舊有的鐵道只有五八，五四九啓羅米達（除去通到沒有連接的地方——芬蘭（Finland），波蘭（Poland）拉特菲亞（Latvia），愛斯安尼亞（Estonia），里修安尼亞（Lithuania）和普沙辣俾亞（Bessarabia）的一二，〇〇〇啓羅米達）。剩下來的鐵路的圖形就像一把多

叉的叉子，盡是些沒有連接的或是連接了而無大用的路線。這些鐵道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是雙軌的。大半的設置都歸於舊式。有四分之一的機關車是用過二十五年的。國內戰爭時鐵路成了激烈的戰取的目標，結果三、六、七二座橋梁和二二、〇〇〇啓羅米達的軌道是遭燬壞了。大半的枕木和車輪都需要換新的，而百分之二十五的機關車和百分之二十二裝運車需要修理。

去年全國鐵道可說是恢復了。新的建築延長了七七、六〇〇啓羅米達，比戰前的數目要多三倍。待修理的機關車減縮到百分之一二·七，待修的裝運車減到百分之四小數點五。這些較之一九一三年待修理的車輛的百分數——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六恰好相等的。去年的運費超過了一九一三年的平均數——百分之六十二四，百分之十七一強。在這裏，蘇俄的鐵道事業顯示了成功，合計共達七一·六萬萬盧布。

蘇俄運輸的中心目的最集中是在經濟而服役的意義上。一種技術的改革的計劃正在發展着，這計劃之一都是用那

些較長的列車，大點的能率也較高的機關車（八〇噸式與一五〇噸式的），和五〇噸的裝運車去改成從前的二〇噸式的車子和一種Gordala式的車子以爲礦產物運輸之用。汽車上的聯軸機和制動機也用來完成這計劃。五年計劃內新設置的定貨爲機關車四、〇三二輛，客車六，七〇八輛和裝運車一六二，〇〇〇輛。

轉到運輸的一般的問題上我們發有兩個重要的難題擺在蘇俄政府之前，一個是工業上的供給問題，而其他則爲農產品之輸出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方面爲工業中心區的列雷格列與莫斯科之間增加機器設置的必要所引起，一方面在唐乃茲的煤區，在南方的克里窩依辣格的鐵區和在西伯利亞的古茲乃托的鐵產區底原料的供給，也使這問題無可迴避。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便爲預備將支線改成大幹綫，並且還採用鉅大的機關車和較長的列車。有些工程師並且建議在這路線內取消客車直到改革完成爲止。第二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是開闢南方的門戶，由此穀物的剩餘可通國外市場。窩加運河準備明年開行，看起來也可以解這問

題之一部。只是這條運河一年中只能行駛二百四十天。曾經提議過的南方的幹線——從托洛依斯基——（俄兒斯基）——俄蘭伯爾——烏拉兒斯基——沙拉托夫并一直下去到羅斯托夫昂當商埠。用必要的新的路基來把支路的關節接連了，并加上通過窩加河的橋梁便可以成功，這路完成時，這個從西伯利亞來的出路便可成爲蘇俄穀物出口的大道，也有人相信由於這路蘇俄可以打碎世界的穀物市場。

蘇俄運輸計劃中之最饒興味的部份便是尙在預想中的西伯利亞與中亞之間的發展。人口過剩的歐俄必得供給其東部具有絕大的荒蕪的空地的殖民地以一種便利的運輸才能達到此目的。烏拉山必得不再成爲一個國界或是一個地理上顯著的痕跡。在「獲取東方」這口號之下蘇俄實在担着復興俄羅斯的故有文化與經濟的使命，並且應再一度地尋求在列強蔭蔽之下的亞洲的和平市場。在這個向東猛進中，馬克斯代替着希臘教在整理他的行囊。

從這觀點下我們看見一個重要的事情，這便是從土耳其

俄羅斯研究 第八號 蘇俄的運輸計劃

其斯坦到西伯利亞的鐵路在今年五月第一次開始作爲運輸之用。這條長一，四四五啓羅米達的新路沿着中國的西部的疆界走着，使西伯利亞的穀物和木材運往土耳其斯坦成爲十分便利。土耳其斯坦一帶的人民現在可以專利地自由出產棉花，那比原來預想快十八個月的這條路線的完成造成了棉花生產的計劃一個可驚的向上的增進。蘇俄聯邦全面積種棉的地方有一百萬里克托兒，這裏面的百分之八十五是屬於中亞的。出產品竟達九七，〇〇〇噸。今年棉花的收成還有希望達到一，四五二，〇〇〇里克托兒，大半的種棉地帶所用的灌溉費的預算去年是三六萬盧布。用棉花出產之增高而立見功效的結果就是從英國到俄國的棉花入口已從五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二七——二八年）落至三一，〇〇〇，〇〇〇元（一九二九年），而今年將更低落是可以預料得到的，莫斯科對棉花事業的熱心竟使之今年在塔士干地方設立一個棉專科學校，學生有三千人，教員中有一百八十個棉花專家，三百五十個本地的棉花技師。

除這些經濟上的設計以外，「土西鐵道」已經爲這國家之建立開了一個莫大的紀元。沿此路的一帶有很豐富的工業原料，而且氣候也很好。土地是適宜於米穀藥物以及其他出產的。新的村落也在這一帶崛起了。在秋天的時候，大批的移居者和旅客也都來到了。貝加爾湖也在地圖上爲人們所熟悉。

蘇俄橫跨洲築了一條鐵道，在二十五年之內那地方人

口已增加到三千萬，而現在竟成爲遠東的麵色庫了。等待着共產主義者又將如何在他們生活權力的絕對支配之下的中亞一帶肥美的地方建設一個社會經濟的計劃是很饒興味的。而觀察中國將如何被在她睡夢之前突起的隣居所喚醒而復活也是有趣的。因爲或許中國能從此試探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二者相較之下的價值。

留俄外 史史料 從莫斯科到上海

赤

這篇文章，是我返國後在上海病中寫的；已是過去的事了；而今翻出自然有些陳腐氣；可是稿雖舊，而事實確真；沒有經過的人們看起來，或者也有點興趣；并且國民政府，國民黨部，在此情形之下，亦可加以警惕，而為清共的參考。

自國民黨內驅除共產黨以後，共產黨受了很大的犧牲打擊——死亡，分化；而將他們的工作很嚴重的秘密起來；除湘粵贛三省邊境上，還有數千土匪式的共黨軍，打家劫會，殺人放火外，其餘在各地的，差不多簡直看不見他們的活動了；自然，他們秘密中仍然在努力工作，同第三國際照常文電往來；不過方法形式與前大不同了。這樣嚴重的情形，中俄又斷絕了邦交，他們以前送到莫斯科的學生畢業了，又怎樣辦呢？二三百畢業生不能都留在莫斯科

科吃麵包，學生中自然有一部份仍願意坐吃現成，但第三國際如何肯留呢？聯邦共產黨更不願意，當然非派大部份回去衝鋒陷陣，作犧牲工具不可；而中國共產黨自遭受大的損失以後，亦急於需要所謂生力軍來補充，他以為：中俄絕交，海參崴到上海的船不通，中東鐵路又不能無護照而入境，就有護照，也不能保險，總是兇多吉少，走西歐，路費太多。且護照不易辦，同時又怕被別人知道，於事不妙；走日本，警察偵探太利害，更不好，這樣困難，就不得不出於偷關之一法了。

一九二八年，八月至十二月的五個月中，由莫斯科回中國的共產黨員，約有二百五十人，內中學生有百七十八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亦有七八十人；（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年六月在莫斯科舉行

，中共中央全體去出席，各省均有代表參加，這是第三國際的命令。）他們代表先生們，自然要貴重些，所以第三國際決定偷關回國後，就首先派一部份黨員去試偷，結果很好，個個都沿途無事，平安到了上海；於是中共代表就絡繹出發，偷關回國了，八九兩月，這七八十個代表，就走來只餘三四個工作未完的人了，大部份都安抵目的地，沒有一個出露頭；九月以後，回來的差不多都是學生；而且在這些學生中，又要分先後回來；大半他們認為忠實同志的黨員，就先走；認為不可靠的黨員或團員，就後走，再不然，認為有反動傾向或嫌疑的，簡直被扣留而不要他走；在莫司科扣留些，到海參崴也扣留幾個；人數不多，只有十餘人；這些被扣留的黨員或團員，大概是新由國民黨加入的，但不知他們將這些人如何處置。

在莫司科起程時，是十個或二十個做一批；事前並得不到一點要回國的消息；都是當天由學校書記——秘書出一簡單俄文布告及名單，上面說：

請下列同志於本日午後二時，到○○號教室開會，一

定要按時到！否則不負責任。

布告上有名字的學生，見了這張布告，就知道有九分是回國了，自然有很多是高興的；飯也不想多吃，馬馬乎乎的動了兩餃子就去等開會；真是整齊之至，按時到齊，不一刻，學校書記俄人也來了，很匆忙的，照單點名之後，他說：

今天召集你們來開會，為的是回國；在本日午後六時之前，一定要將你們自己的行李衣物收拾好，在第六宿舍集合，行李愈少愈好，以最少為最好；會完之後，你們趕快各回各的宿舍，將學校所發給你們的日用品——毯子，被單，枕頭等物，完全繳給康明登，（即宿舍管理者，直譯為衛戍者，）取得收條，方准起程；關於返國消息，絕對不許向任何同志談！還有一點，就是你們馬上要選舉一個俄文好的同志來當組長，他好同俄指導員接洽，辦理一切事務，你們舉出來的組長，就是你們的領導者，你們在途中都要聽他的指揮；我的事完了，散會！

會完後，組長同書記去了；大家急急忙忙的湧出教室

，奔出學校，跑回宿舍去了；六時以前，忙亂不堪的將要做的學都辦好了，來到第六宿舍集合，不上半小時，組長忽然跑來向大家說：

各人的行李包上，寫好姓名號數，堆在一塊，不要管子；緩一下自然有人來用汽車運到火車站去；現在我們三五五的搭某號電車，到某街某旅館去，那裏自然有人來招待，快去！不要做出慌張的樣兒！

大家得了命令，於是各自乘電車向指定地點而去；很快的達到目的地；俄指導員已在該旅館中候着，馬上又召集大家在密室中談話；他說：

各位同志！現在中國情形不好，白色恐怖非常利害；莫司科的中國公使館，就是南京政府的偵探，你們都是知道的，所以請大家絕對要守秘密，無論如何不要出街閑走；請大家在旅館中暫住二三日，待我將一切手續弄好之後，就來請你們上火車，在旅店中，你們的火食費每日三盧布，已經講好了，不用你們挂念麻煩。

指導員說完了話，各人遵命，如囚犯一般，坐臥食於

旅店中，真是度日如年，恨不能馬上登車！離開這他們之所謂樂土；連住四五日，忽然指導員來了，叫組長傳令各室同志，快來十八號房聽話；三分鐘內，都齊集一室了，指導員立起來，很莊嚴的說：

今晚八時上火車，七時半在火車站門口集合，認取各人的行李；在西比利亞火車中，共十三日，每人每日火食費發三個奴布，一人共該領三十九個奴布；現在時間不早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團還要派人來同你們談話，請快簽名領款。

各人亂七八糟的簽了名領了款，他又說：

我去了，在火車站門口等候你們，待中共代表與你們談了話之後，馬上就來；搭第十，第六，第三十四號電車，及第一路公共汽車都可直達西北利亞火車站；但搭車每次人數不可過多，最好二三人就夠了；在電車中或汽車上，不可多談話，最好不談，完了，我去了；快來！

俄指導員的話還未說完，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周恩來先生，同小鬼陳紹禹也來了；這些囚犯式的中國共產黨員，

又聽周先生訓話；恩來先生很得意的說：

同志們！你們來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總司令部——赤色的莫斯科，學習了三二年，列寧主義所指導的布爾維克革命之經驗和理論，而今已告了終結；現在要將你們所學的拿回中國去應用，以解放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羣衆，而建設中國蘇維埃政府，實現中國的十月革命；這是你們來此學習回去唯一的使命。但是，自從中國革命部份的、暫時的失敗以後，在中國我們黨內，遭受了很大的犧牲，同時又起了很大的變化；忠實而努力的同志，有歷史的同志，經過了長期的奮鬥，幾次的白色恐怖，差不多都死亡殆盡；一般智識份子，和機會主義者，完全分化出去了；在國內有如此嚴重的事實發生，所以亦影響於蘇聯境內之中共同志；表現最顯明的，就是中山大學，東方大學中國同志間發生很壞的事實，如軍事班，（李大釗學校，附設於東方大學。）整隊向第三國際請願，東方大學中國同志聯合起來，要打倒某某等人，及其走狗某某等；至於中山大學更糟了，如打倒旅俄支

部殘餘份子，（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是秘密的，一九二六年上半年，第三國際知道了，嚴令解散，此中黑暗甚多，文章亦長，以後有機會另作文敘述發表。）以及種種怪現象新名詞，都應該完全去消去，絕對不准帶回中國，以免回國去又引起黨內風潮，妨害工作。你們到了海參崴，自然有人會來接你們；到了上海，是黨部找你們，絕對不要你們去找黨部；其餘的你們問組長便知；我的話大概完了，你們都是老黨員，又是理論家，用不着我多說；現在請將你們的姓名各人報來，以便我編號拍電回去。

莫斯科的雪，已經開始下了，但不甚大；大家聽了周同志的報告之後，當然天已黑了多時，爲趕時起見，各人都如瘋似狂的擠出旅店之門，按照指導員所指定的電車汽車路數搭了上去；男男女女，擁擠得一塌糊塗，幸是晚間，尚沒有甚麼人注意，到了西比利亞車站門口，指導員已先在那裏等了多時；行李堆集如小山，大家七手八足，東拉西扯，將自己的箱箱包包清出來，隨指導員魚貫而入車站，車票，床位，茶壺茶杯等火車上的用具，指導員都一

一爲我們準備好了，指導員將一切器物點交於組長，他老先生很客氣的告辭而去，車站上的鐘聲響了，口笛亦隨之而叫，火車頭大吼幾聲，載着所謂中國無產階級的戰士——新訓練出來的生力軍，號號的向東南而下，沿西北利亞鐵路，開往中國方面去了；

在火車中，人多空氣壞；雖然是一輛專車，沒有其他的人混上亂擠，但窗門緊閉，嚴禁打開，也實在使這批戰士難受了——悶得頭昏。沿途晴雪不定，經過不少的曠野，森林，山坡；每到一大站，總是爭先恐後的打開水，買麵包，搶購熟鷄；（火車站準備有開水，以便旅客；車站兩旁有許多小商店賣食物；鄉下婦女將家中的鷄殺來煮熟，到車站上來出售，價錢很公道，三四斤重的熟鷄，每隻只要四五十戈比就可買得，一人一餐飽食也不完。）如同才去莫斯科時一個樣；晚間仍然輪流守夜，以防車停時扒手上來取竊東西。將到海參崴——還有五六十里，就有人來接洽了；命令快些收拾行李，下一站就要下車，趕晚間人少，這裏更是清靜，很好下車；而且這小站只停三分鐘

要開；收拾好了，大家將行李堆在車門口；車一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丟些下車罷了；下了車，亂扯一陣，各拿各的行李，跟着這新指導員——俄國毛子，（中國人稱俄人曰毛子）跌跟窺叫而去；步行不要三十分鐘，就到了一個很雅緻的所在；內面已有先來的中共朋友們，在此地等待出發。夜已深了；人也倦了；肚子又餓了，沒有東西吃；買也不成功，只得隨隨便便打開包睡去。住在院中，每日三餐，無所事事，真是享福一樣；只是天氣太冷，沒有火烤；雖是中國廚子，做來的火食有點像中國辦法；但是無聊無味；天天，餐餐，都吃牛肉炒白菜，或者鹹魚洋芋，我們中國人吃起來也真難過；俄國毛子視之，就以爲是最上等的火食了；聽說還是每人每日三個奴布哩！我想那火食若在北京或上海，至多不過九元；有些合計們吃得不耐煩，跑去質問廚子，火食何以這樣糟？天天都吃這些東西，何以不掉換一下？廚子說：這些都是毛子去買的，我們只是做好完事。那合計對廚子說：你知道不？我們是三個奴布一天的飯呵！廚子說：那味毛子起碼要措二

個奴布的油；這樣一來，引起了好多同志不滿意於招待委員會派的這位招待員；有些說寫信報告第三國際；有人答如何來得及？又有主張拍電去，又有答誰個出錢？東說西說，說來攔起，沒有辦法；只有仍然讓他毛子去措油。

這個招待所，革命以前是一個資本家避暑的地方；房屋整齊，簡單，清潔；光線好，空氣更好；周圍都是森林；背山面水；（海參崴的海灣，）風景尤佳；山下有鐵路，一通哈爾濱——中東鐵路；一沿吉林省邊境，而至哈巴落夫斯基轉角，直達赤塔而會合中東鐵路，成西比利亞鐵路正幹。此專門迎送中國共產黨員，到莫斯科，或返中國；可容七八十人。自中國共產黨失敗後，此地差不多有休息一天，時常都有中國共產黨員經來；自今年起，不過更與盛罷了，一因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會，有六七十代表往返，二因東大，孫大有二百學生畢業回國，所以此地更加熱鬧起來，在此地住的黨員，三五天，或七八天走一批——照例總是重要人物先走，然後才是學生；十月以前，三日走一次，每次五六人；都是夜間偷入中國境；經過

哈爾濱，再搭東走大連，或上北京；若遇有船開上海，則亦混入數人，至十餘人不等，但較為危險；因為怕到上海查船；但數很少，大多數都是夜間化裝偷度入國，再換火車到上海。

在未出發之前數日，大家都化裝練習各人的口供；以備在東省火車上查問的回答；有化裝工人的，有化裝商人的；女同志有化裝妓女的，有化裝姨太太的，亦有化裝貧家婦女的；都結假髮，帶耳環，還有故意纏小腳的；彼此互相查問；那裏來！那裏去？幹嗎？有答復說找丈夫的；有說尋父親的；有答會姐夫的；亦有說看姑爺的；亦有到哈爾濱做姨子的；又有些說我是皮匠；又有些說我開雜貨店的，在哈爾濱四道街順泰當合夥的；等等人物都裝些，說不一樣的。但是，大多數人身上都有三五十個奴布，又將如何處置呢？賣東西麼，不能帶起走；丟了罷，又豈不置；東查西問，可以援他們代表團的例，請招待處換美金，五個奴布換一個美金；雖明知他們措了油，但沒有辦法。只得馬乎下去，有時就出十個奴布換一個美金，還不

可得，說是沒有美金了。起程時的化裝衣服，是由招待所辦的：每人一件藍布單衣，單褲，一頂便帽，一雙中國式的布鞋，有些同志不高興招待所發的，就到海參崴去買，棉袍或夾衣；因為天氣冷了，而且已經下雪，他們招待所仍然只發單的不發棉的，於是又引起大多數人的反感，要求組長向招待處交涉發棉的，但數次不得結果，反被招待員罵了一場。說是革命青年連這一點苦都不能受嗎？你們還要回中國去革命，解放中國無產階級呀！阿叻！毛子這兩句幼稚的話，犯了衆怒，不約而同的亂叫起來道：你是受得苦的革命青年，那趕快脫下狗大衣來！我們同樣着中國單衣！毛子見事不佳，一溜煙跑了；大家來到客廳開會，請招待主任來答復：左請不來，右請不來，衆人亂鬧起來，聲震屋宇；招待處見不是好事，只得派人出來說好話；第三國際，只發有單衣錢，沒發棉衣費；我們招待所的職員，不能墊款來與同志們買棉衣；衆人以無結果，就決定拍電莫斯科，報告第三國際，及聯邦共產黨中央，電費平均按人數分配；派人到海參崴拍電；那知這電報又被招

待所扣留，不能拍出去；中共同志，更是火上加油，大有非把招待所的人員打死不可之勢；但招待所的門關了，鬼都見不得一個；通知單貼出來，命令出發，沒有一人動身，都坐吃不理；招待所人員，至此才着急起來！趕快拿棉衣來出發；同志們雖然得了棉衣，但仍然不舒服，總覺得這是鬧來的，太不自然了。招待委員會的先生們，以為發了棉衣，當然無事，高興起來，在辦公室內談笑！批評中國人是小孩子，得了糖吃就不鬧了；不知有位同志氣還未消，拿起棉衣回自己的寢室，經過辦公室屋下邊過，聽了這話，氣慌了！馬上推開辦公室的門，大罵：

我們中國人是小孩子，你們是大人！我看聯邦共產黨，若有一半是你們這樣的大人，整個的布爾世維克黨，都要腐化下去；蘇聯政權，就要被你們這般！挂布爾世維克黨員的招牌，而實行貪官污吏的害虫斷送！你們要想剝削我們的棉衣費，以飽私人的錢包，這充分表現你們俄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構不上建設甚麼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狗屁！蠢才！這次罷了，下次再有剝削中國同志事

實發生。告訴你們！謹防狗命不保！我們將以對反革命的手段來請你們試一試！（這位同志舉起拳頭。）

這位同志，抱棉衣，大鬧辦公室，真是勇敢極了；其他的同志，聽得辦公室有人大聲講話，好多人都擁去看，見他一人在裏面鬧，都莫明其妙，問他，他不理；毛子們見中國人越來越多，就東一個，西一個溜了；有些人勸他：罷了！罷了！咱們都要走的了，還同他們爭甚麼，留點想頭作紀念哩！他先生見毛子散了，亦憤憤而出：他是誰？衆人都知道他先生是著名有反對派重要嫌疑者！楊同志，曾在國民軍時代，馮玉祥部下當過政治部主任。他一出來，萬歲之聲，不絕於耳。

好了，大家有棉衣了，一切都不成問題，密令下來，要某某五人於午後二時在附近車站！散康，左室相會，并注意下列禁條：一，禁帶俄文書籍報紙及字據信件，以及一切有關共產嫌疑的中文書報等。二，禁帶一切箱籠。三，禁帶大包衣物。四，禁止與指導員爲難！須絕對服從命令。來到車站中，另外一個毛子來接洽，帶上火車，行了

兩小時光景，天色已晚，大雪紛飛，到了。下車！毛子下令了：呵呀！冷風逼人！吹透衣骨！地上雪深尺許，不能步行；指導員令我們在車站上稍待，他去叫馬車來；他去了兩部棺材式的運貨馬車，六人共坐，同志們都冷得倦伏在一塊，說不出話來，不管四九三十六，爬上去蹬起再說。在這露天馬車上的風味，真是難當極了！天上在下雪，地下又結冰；雪風吹來，面皮欲裂！這些都沒有甚麼；只是兩隻腳幹，幾乎是死了一樣，彷彿同上身不發生關係；知覺全失。另是一個軀體；一點也不能移動，大家如涼幹一般，在車中擠緊些，擠着一塊；可恨的雪，亦落下來同我們擠暖和，不到一小時，我們都成白人了；馬車東倒西斜的將我們拖起走，約有三四小時，到了一個鄉村機關，同志們都如死人一般，下不得車，周身硬了，腿幹成了木棒；費了許多工夫，才上了這棺材式之露天馬車；指導員引進屋去；飯菜都準備好了，大家拚命的吃；指導員對我們說：今天苦了你們，休息兩天就對了；這就是你們中國革命成功要義呀！

這個地方，仍然是俄國境，不過距中國吉林省境不遠罷了；住了兩天，同志們的精神稍微恢復了，又要說開動！行李都等於零了，又經檢查一次，只准背個包包，或一鋪毯子，簡單到最小限度，包包各人細好，晚飯食飽，今晚七時動身，這有一個新毛子！俄國指導員對我們說，大家心都要硬緊了！雪也，風也，自不待言，仍然在繼續進行；可憐這五個留俄中國學生，今生那想到雪夜，步行，偷度，回國呀？！這樣景況，筆既不能寫出，口亦不能說出，只有身臨其境的人，可以看出！冰天雪地中，五六人背着小包，一步一步的在雪中走！不知經過了好多羊腸鳥道，小徑山坡！爬山越頂，只見得茫茫的一片白雪。那裏聽得鳥聲，看得人影？除了這幾個亡命鬼外，誰個倒霉的來此碰死？走不到幾個山灣，就跌倒了兩個，罵天怨地的呻喚；不多時毛子亦跌倒了，大家於悲慘中又發起笑來；前面叫雪太深了，不能走！後面又喚等一等！我不能走，動不得了！每遇上山坡，下山脚，總聽得呼天恨地，叫爺喊娘；女同志竟哀哀的號哭起來！倒在雪中寸步不能動，要人扶

持。在此情形中，各人自顧不暇，安有餘力來幫女同志？只有毛子比較得行，背她在背上就走；正在難行當中，忽然滾了一個下山溝中去了！只聽得微微的呼喚聲，而不見人，指導員着急了！把背上的她放下來，跳將下去！又把他由雪中拉出來，抱上坡，哭的女同志笑起來了，大家都笑起來了，幸好這山溝不深，雖然滾了下去，人並沒有受傷；則因為雪厚；他說：滾下去如臥冷棉花中一樣，不但不覺苦，反覺走得快；很願意滾回國，不願走回國正在講閒話！一面講，一面走，又是一個山坡，大家留心走自己路，沒有注意毛子在前面如何行動；走毛子後面的是位女同志，她不知何時發覺毛子不見了，一齊慌忙起來！往前去看，那知他先生跌在一不到方丈的坑裏，頭下脚上，同志們又驚又笑，都來拉着他兩隻腿，往後急拖！他爬起來，喘息不定，一面揩雪，一面叫烏密爾！（死了）曲而特！（有鬼）我們不禁捧腹大笑！冷神都跑走了；毛子說：這些路我很熟悉，沿途山坡山溝都記得清楚，不知今夜如何上了這個當。肚子餓了，雞聲遠唱；此時已是晨間二三點鐘

了；好容易入了中國境？到了機關內，都懂大舊地的，如死後重生；回憶這次雪夜偷關，真是心胆俱裂！幸途中並沒有遇見別的行人，更幸沒有遇着中國軍警；否則不殺頭，也有十年官司可吃！以前外國人說中國官廳是死人，中國軍警是造靈機；我現在亦相信。

很平安的入了中國境，心裏已放開大半；在五站住了。一日兩夜，此地招待員，就將我們由五站到哈爾濱的車票買好，分給各人，并要按時上車，又告訴了哈爾濱的機關；下車後互相照應去接洽；五人在火車中，各幹各，各不相關的一樣；所怕的是軍警查車，與下車後車站上檢查，盤問，若查出一律都有美金，那就糟了；所幸東省當局不愛麻煩，幾十批共產黨員均平安經過，沒有捉得一人，全抵上海。在哈爾濱就關了！一點事都沒有！行動亦自由！招待處又發了四十個哈大洋，爲製裝費，於是買東西，製衣服；弄來不亦樂乎！招待處限三日內就要離哈爾濱，不准多停一日；有領了錢就走的，亦有住四五日才走的；總之，到了哈爾濱就可自由動作了；有走大連搭船；有走天

津搭船的；亦有走北京去玩兩天的；一律在上海集中，報到，聽命分配派往各地工作。到了上海，各住旅館；在一個營業的間接交通機關，留了一張約定的暗號條子，并註明某旅館，某號房間；第二天就有人來接洽；這種辦法，就是周恩來先生說的——現在是黨部找同志，不要同志們去我黨部。

在十一月內，五站那個機關，曾被一次搜查；爲的是他們到了，夜半三更大敲其門，驚動了鄰近的狗，大叫特叫；於是又驚動了斜對門的警察，馬上派人來搜查；駭得這幾位雪夜偷渡的共產黨員魂不附體！立即又化裝起來，有當主人的，有當客人的，有的當廚子，有的裝小工；有的在床上擁被呻喚叫痛——裝病，這樣才敷衍下去；警察來查，除見了上面幾個裝假的人而外，甚麼也沒有；問來無結果，各自去了。從此，這機關就取消而不用了；於是改道由亦塔入滿洲里，天氣更冷了，雪也更深了；步行偷關，實在不能了；所以只得在海參威坐等；設法租船；名義上是運貨，實際上是運人回國。因爲海參威有船到上海，

當然公開買票、要回國的中國人，不知有若干；混入十多個共產黨員，當然不算一回事；這樣確實方便舒服得多，不像雪夜步行山野之苦；唯一怕的是到上海查船；少數的護照都可冒名頂姓，在中國領事館設法辦好。在海參崴有

華僑協會，華工協會，五一俱樂部等，中國人民團體；都是由海參威蘇維埃政府，或共產黨部，派中國共產黨在內面工作；亦有時是由聯邦共產黨中央直接派來的；總之，這些華人機關，完全是在共產黨包辦指揮之下，是毫無疑義的，其中共產黨員，當然不少。華僑協會，完全是中國商人所組織的；專門聯絡華僑，與往來客商；使他在共產黨影響之下，供他們驅遣，為他們利用。華工協會，盡是些中國苦力工人組織的；與華僑協會式雖不同，而其作用則一；這兩個機關，在海參威的力量很大，可以說在海參崴的一切中國人，都在他們指導之下；因此，中國各地情形——特別是北方，他們都很清楚；若有新由中國到海參崴的中國工商人，他們馬上就知道，而且由華僑協會，或華工協會派人去歡迎他入該會；問他國內城市中，鄉村間一切

情形；而這協會中的中國共產黨員，照例按期作報告于蘇維埃或黨部。若協會中有人要回中國，除加入的共產黨員，必須負特別使命外，就是非共產黨，他們也要用很好的方法，使他回中國做一些共產黨有關係的事。

中國人到外國去，必須有護照，這是國際通例；僑民回祖國，亦必要有去時的護照，或該地領事館發的書證；這也是國家的法令，中國共產黨員要想合法回國，那就非有護照不可；這樣，海參崴華僑協會與華工協會的作用，就顯出一部分來了；由該地共黨機關，密令該兩會工作的共產黨員，呈繳平日收集的華人護照；不足數時，再去清查運動；自然這些護照有過期的，亦有未滿期的；換了像片，再送到領事館蓋印，加以領事館中又有共產黨員，所以毫不困難，一切都弄得清清楚楚。於是指導員回來召集開會，手上拿一張名單，向大家說：

這次你們是搭船回上海；前次照的像片，是護照上面用的，而今護照已辦妥了，請下列俄文名字的同志注意！拉多夫是張青山；破寡婦是劉鴻興；殺多夫是陳得太；死

多婦是李吉慶；烤死雞是吳寶三；柏地約夫是李阿毛……；請各人將名字記好！以便在船上應名領護照；護照領到之後，一定要將護照上的年歲，籍貫，職業，來時記清楚！今日上午十二時上船，各人快去收拾行李！各自到碼頭上去等候！船票亦已與你們交涉好了，行李以簡單為好，不得帶俄文書報。

各人散了會，收拾東西，先後搭火車到海參崴去了，雖然在下雪，但因各人都帶有被包箱子，背的背，提的提，如工人一樣，也不覺冷，到時，那海邊上已有許多中國窮人坐在雪中等開碼頭門了，可惡的船主，時間沒有到，他是不開門的；任這般可憐的中國窮人，在那雪中坐站不安的冷候！門外的客人和做小生意的，總有七八百；而這般要想混回國的中國共產黨員，既冷且餓，看他老不開門，實在不耐煩了；有罵船主官僚化的；有恨指導員不應這樣早叫我們來受冷的；若不是在秘密情形之下，他們差不多要暴動起來，其實遲早開門，是海關的責任；與船主同指導員毫無關係；因為蘇俄的海關檢查，比任何國家嚴重

而苛刻；他們沒有準備好，是不准一人入碼頭的，看看已是午後三時，好不容易等到門開了；這數百窮而且冷的中國老鄉；提提，背背，拼命的擠上去，擠得人倒帽落，撲臥雪中；有些老鄉擠來不得了，就大呼：合計門！不要擠！慢慢來！個個人都有位子！擠得一塌糊塗，秩序大亂之後，兩個戴硬亮帽的武裝毛子，來把門了，只准一次進去十人；大多數人都擠得失望；仍然坐在箱箱上受冷；門內的人被檢查得不耐煩；門外的人冷得可憐；翻箱倒籠，折包散探，紙煙盒子都躲不脫一個；查完十個，後面十個才准進來；如此就幹了三四小時，才搜查終結，天已黑了多時。

人們都上了船，以為可以安安逸逸的睡下去；不知水手忽然大叫：船上的客人除女人外，統統下去，在下面排班！不得亂站！乘客們很是奇怪！沒有抵抗只得下去排列站起；聽得那頭船邊上，電燈下，有人大聲呼叫：高月亭！有；李元太！而；楊興順！到；陳國安！在；王長發！有；呵！這一定領事館發護照了；那些領了護照的人，又

在那面排班，五人一隊上船，有毛子兵守門，不准亂擠；上船的人，由水手引到大餐間，解衣脫褲的又被海關檢查；爲的是搜查奴布，或其他各國金銀幣；據說每人只准帶二十奴布上船，多則沒收，窮苦的老鄉們，以連年辛苦，血汗換的錢，集合起來，想拿回家養老育少，到此亦沒有辦法，哀求痛哭都不行，只得號啕大哭，忍痛而去；有搜去數十元的，有搜去百多元的，亦有沒收數百元的；這般中國共產黨員，見此情形，心裏亦有些着急！因爲他們未動身之前，已將所有的奴布，都設法換成中國錢，或美金與日幣；雖然每人身上不多，但超過二十元的確也不少；一下被他搜查去了，我們到上海豈不是要餓飯？於是找組長，叫他向指導員交涉，再向海關檢查員設法通融；東尋西找，跑遍了海參崴碼頭，不見他的影兒；那知他先生才在海關辦公室烤火，這是組長鼓着胆子，問那兩個武裝守門的毛子，才將指導員喚出來，將情形告訴他了，他說：不成問題，我已交涉好了，就以我的名字爲口令，就行了；你們上船時只說「多拉夫好了」，他很不在意的這樣說。

似乎是得意；各人吊起的心，忽然放下來了，不錯！十分靈驗！要被搜查的人，上船往右邊去；不要搜查的中國共產黨員，走上去說「多拉夫」，他就叫左邊去；指導員在那黑巷中說「來！順手取出已準備好的收條，鉛筆，要你簽名，并寫三十美金；然後，他手向後一指，要你再過去；不一丈遠，另一新毛子，拉着你的手，說「三十美金！馬上一捲洋票子在手中了，上來一個，照樣做一個；個個如此，拿了這票子，在無人見的電燈下一數，不錯，三十美金！上面還有華盛頓的像，這就是在船上與到上海一切的用費了；很好！船票是招待處買的，船上又有飯吃；這三十美金，在上海最低限度可以維持兩個月的生活，每人都很滿意的這樣說，不多時，指導員來一一告別，他說；我們的責任完了，各位同志近來受屈不少，請原諒招待不周；回到中國去，快快解放中國的勞苦工農，早日實現中國的蘇維埃政府，完成社會主義；這是我們唯一的期望！請沿途謹慎！再會！

指導員去了，一切都清楚了；各人才去找鋪位；貨艙

，統艙，都是人山人海。那裏還有甚麼舖位？但我們的票是統艙，但統艙艙沒有我們的位，當然要另找辦法，買房艙票麼？錢太多，算不過；現在的錢，真是去一個少一個。那能化老本？而且各人的裝束不同，着的是工人！苦力衣服，去坐房艙，那豈不令人注意懷疑？最後還是組長比一般人都聰明些；組長說：扮工人苦力的同志，去貨艙統艙！沒有辦法，做到這事來了，殺頭也要去！扮商人的同志，隨你們衣服的好壞，去買房艙票，或去船頭尾運動水手的舖位，各自出錢！若捨不得錢，就在船上站到上海也可以；命令一下，就各自分頭去了，所以這般共產黨員中，也有很苦而到上海的，亦有很舒服而到上海的；決定這苦樂的條件，就是裝扮，各人把舖位弄妥之後，再細細的數數美金看看護照！呵呀！不得了，這護照上有許多地方要生問題！有些過期失效的；有些是商人打扮，而護照上填的是苦力；有些護照上填的是商人，本人又是苦工裝束！最大的問題是：年歲不符，口音不像；這些護照上的人，差不多個個都是北方人！東三省，直隸，山東人；但這般中共黨員，北方人又佔極少數，幾乎完全是長江流域以南的人；說北方話，當然困難，或者簡直說不來；不

盤還可以，若到上海查問出來，馬上不能下船，一定要現出原形來！恐慌起來了！大多數坐臥不安！但已判定了命運，別無方法可想；只有聽天而已，有些人又說：是呀！我們這次真危險萬分！到上海總是凶多吉少！你們留心到沒有？我們上船時不是有兩個着漂亮西裝的中國人麼？那不是領事館的偵探是甚麼？我們的化裝又太不像了，仔細查看一下，沒有一人打扮來合式；領事館的偵探，一定能看出我們的舉動；恐怕我們的船還沒有開出海峽，他們的電報已到了上海；我們還沒有出日本海峽，上海軍警捉拿我們的計劃已決定了；我們還沒有人與淞口，監獄已準備好而等我們進去了，不錯！偵探不止岸上有！就是我們船上也有；方才有兩個北方警察式的人，很注意我；而且我們領美金時，亦有人看見；何況我們沒有公開的脫衣受搜查呢？四五個共產黨員私下在船頂後面細細的這樣向組長談；組長說：哎呀！雪大！風冷下！去睡了罷！到上海再說，讓他殺頭，別無辦法。

出人意料之外！船抵黃浦江，靠了碼頭，不但沒有一個軍警上來，連海關人員都不來檢查；讓這些共產黨員，搖搖擺擺的渡江上岸；馬車汽車的進旅館！這是國民政府的恩惠！國民黨清共的成績！共產黨應該感謝！我也應該感謝！非如此不足以增加共產黨活動能力！非如此我的生命早已在獄中斷絕！ 一九二九年三月，病中草於上海

半年中所見蘇維埃之真面目

胡漢民述
張振之記

(錄自新亞細亞月刊)

- 一、赴俄與歸國的經過
- 二、在蘇俄發表批評言論的情形
- 三、由農工專政共黨專政少數人專政
- 四、共黨領袖間的鬥爭與斯達林之所以成功
- 五、蘇俄的社會生活與農工生活的狀況
- 六、第三國際的陰謀庫

(一) 赴俄與歸國的經過

蘇俄是被全世界目為怪異的國家，它是一個秘密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陰謀的國家。

我曾經到蘇俄去考察過，一向沒有把蘇俄的真相告訴大家，這也是因為環境的關係；現在想把在蘇俄考察經過的情形，概括地記述一點出來，迴想起來覺得很有趣味的。

我在十四年八月動身赴俄，十五年五月返國。同行者有李文範朱和中兩同志，我的女兒木蘭，也是隨行，還有

一位黃埔學生杜志成。去的時候，在途中經過了二十多天，才到莫斯科；從廣東起程到海參威有十天的海路，再從海參威坐火車到俄京要有十四天的樣子。我在回來的時候，在海參威耽擱了差不多三禮拜多。所以前後留在俄國的時間不過整整的六個月多一點，就是半年的光景。

我所以要到俄國去，實在有種種的原因。大概蘇俄共產黨的整黨的陰謀計劃，就是要破壞本黨的領袖，用駁符的方法使本黨領袖一個個失敗下去。

我和鮑羅廷向來是不兩立的。鮑羅廷初到的時候我就

提出反對，鮑羅廷向總理提出種種的要求時，我總是從旁勸阻。有一回，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時候，鮑羅廷因為要提出土地農有的口號，向總理要求參加全國代表大會，和黨綱宣言的審查委員會，總理尚未決定，我就向總理說：「鮑羅廷不過是先生的顧問，以顧問的地位如何好參加代表大會呢？在我們自己訂定黨綱政綱的時候，尤其不容許顧問參與，因為顧問不過是貢獻意見，一切決定之權，實在操諸我們自己。」後來鮑羅廷所求不遂，他的心中當然非常恨我，這是我有意和鮑羅廷反對的事實，其他關於黨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民族國際事件、商榷事件、楊劉事件，他總是搗亂，而被我打破他的詭計。還有一回是無意中流露出來的。記得總理將要北上的時候，鮑羅廷就和我討論同志北上的事情，他問我：「胡同志，這一回總理北上，你看那些同志應該跟着去，那些同志留守在這個地方呢？」我就很直爽地答道：「我們跟不跟總理北上，都要看政治軍事的情勢，依我看來，現在北方着重於政治問題的解決，所以凡是屬於政治方面的同

志都可以一同去；廣東是我們的根據地，偏重於軍事的整頓，所以軍事方面的同志，可以留在這個地方。」鮑羅廷聽了這話，登時面紅了。因為他就是偏於政治方面的一個人，我說這句話好像故意諷刺他離開廣東。自此以後，他始終忘不了我，甚欲得我而甘心。我到俄國去，那麼他暗中打算我的機會來得多了。鮑羅廷對於我，或用明幹或用暗幹，都是說不定。不過也許蘇俄有利用我的心理，那麼還可以應付裕如。他這種利用我，並不是利用我本身能夠做他們的工具，他們以為有一個中國歷來從事於革命的人到俄國去，他們就可以把人家當作偶像一樣，當看大眾哄哄吹吹，就可以表現蘇俄在中國的勝利，表示蘇俄的革命情緒的熱烈，他們是做慣這一套把戲的。我到海參威的時候，我就可以看出鮑羅廷抱何種態度。誰知鮑羅廷在海參威竟特別大大的歡迎我，這種歡迎我的盛大與熱烈，真是從來所未有。我就曉得鮑羅廷這一回是想利用我的虛聲到俄國去吹吹的，我已經胸有成竹了。我回來的時候，在海參威耽擱了三星期，我幾乎不能歸國了；因為那時正當十

五年三月，三月二十日案件發生。他們簡直不想放我走了。船票本來早已打好不過他們始終不肯簽字。有幾次農民大會開會的時候，有些質實的農民同志就提出責問來：『現在中國的革命風潮這樣進展，我們爲什麼不請胡同志早日回國呢？』這種理直氣壯的責問，使蘇俄當局無可置答，同時他們也要明白了解廣東三月二十日案件的真相和現狀，決定派鮑羅廷到廣東視察實情。因爲這兩種情形併合攏來，我就乘機和鮑羅廷一同回到中國來了。

鮑羅廷這個人，本來是我生平一個最大的敵人，而我之赴俄與回國，都和鮑羅廷好似有不解之緣，這也算是一件趣事！

(二) 在蘇俄發表批評言論的情形

我到了蘇俄，他們歡迎之熱烈，確爲從來所未有，他們這種歡迎，多少是出於利用。俄國共產黨起初要利用我，後來才覺得我這個人不好利用。他們在要汪精衛胡漢民戴季陶三個人中間選擇一個最能利用的人，好像用選擇的方法一樣。他們精密考慮以後，對於三人加以最簡括而明

顯的致語：

戴季陶 拿不穩

胡漢民 難相與

汪精衛 有野心可利用

可見我和季陶先生本爲蘇俄所欲利用，不過他們站在共產黨的地位認爲「拿不穩」與「難相與」而不能遂其所願，汪先生的「有野心可利用」，却是合了他們的胃口了。

俄國的報章披載我的文字頂多，爲從來歡迎外國人情形所無。例如真理報等把我的談話和演講用很大的字登在前邊，他們有什麼事情總是叫我來批評。我的批評，總是站在本黨的立場上面，同時也不使他們生氣。我對於馬克斯的學說和主義向來也留意研究的，所以批評他們總是拿馬克斯的道理來作爲度量他們的尺寸，我批評時所用的態度不外兩點：

第一、說明我們國民黨的道理高於馬克斯的道理；

第二、說明你們（蘇俄）現在還沒有做到馬克斯的道理，我也很希望你們做到馬克斯主義的地位。

我說出馬克斯的道理，就好比捧出他們共產黨的祖宗來壓倒他們，他們對於我的批評簡直是沒有辦法。

有一回，是蘇俄共產黨的一個市黨部開代表大會，他們特地歡迎我去演講，滿壁貼了許多標語。其中有一個標語是「由孫逸仙主義到列寧主義」，我看見了這個標語，就對他們說：「這個標語應該改爲『由列寧主義到孫逸仙主義』，爲什麼呢？因爲孫逸仙主義可以補列寧主義之不足，列寧主義祇有偏於民生方面的共產主義，民族民權兩主義却是沒有。我們祇有把列寧主義擴大起來，達到民族民權民生的孫逸仙主義，這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把孫逸仙主義縮小了來達到單粹的共產主義，那就說不通了」他們代表大會的許多人本來是歡迎我演講的，我說出這許多理由正大的話來，他們竟無法置辯，而且也不能不表示歡迎接受的意思。他們只好勉勉強強的把「由孫逸仙主義到列寧主義」這條標語拿下來。我在蘇俄算是一個外賓，往往本國的人，可以製造出種種空氣，使外賓在這種空氣籠罩之下，祇有依附這種空氣，不能違反這種空氣；他們未始不

想造成「由孫逸仙主義到列寧主義」的空氣把我籠罩下去，可是我是老實不客氣反抗他們這種宣傳的空氣。他們所貼的「由孫逸仙主義到列寧主義」竟撕下來，他們的空氣已於我所克服，他們真所謂「黔驢之技已窮」，我也不必多說了。

有一回，莫斯科中山大學裏面的共產黨與國民黨鬧起來了。共產黨員說：「我們共產黨才是革命的，國民黨是不革命的」。國民黨員當然同樣的咒罵共產黨，兩面鬧到不可開交。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臘德客，簡直無法排難解紛，只好找到我去訓話。臘德客把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學生都召集了，我就老實不客氣的教訓了他們一頓：

「你們都不是東西，好像小孩子爭鬧吃餅子一樣的！列寧是不是要你們參加世界革命的呢？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是同等看待的，並不是要像搶餅子一樣和人家。的。所以你們如果是像搶餅子一樣鬧的，決不是列寧主義的信徒。至於新來的國民黨員，也不能算是孫逸仙主義的信徒，你們是一個革命黨員，如果懷着恐怕

共產黨來抓東西的心理，這種心理根本不是革命者天下爲公的精神了！』

這是最扼要的幾句話。其實，尤其是中國的共產黨在俄國是頂可憐，他們對於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毫無所知，惟有仰俄國共產黨的鼻息，自己絕無發言之權。共產黨的子孫當然要服從共產黨的祖宗，我罵他們總是用馬克斯的道理來批評他們，他們弄得頓口無言。後來這幾句話翻爲俄文，臘德容也是非常欽佩我，說我這幾句話很有價值。我罵了他們，他們還要說我的好話呢！

我在蘇俄很是閒空，所以我有功夫跟他們玩這些把戲兒。現在要把蘇俄國內的種種情形，就我觀察所得，約略地敘述一點出來。

(三) 由農工專政共黨專政到少數人專政

先說蘇俄共黨專政的情形。

我們如果說蘇維埃政府是共產黨專政的政府，倒不如說蘇維埃政府是少數領袖包辦專政的政府。蘇維埃的中央政府是這樣，蘇維埃的地方政府也是這樣。一府一縣的政

府委員，非共產黨員不能任，非爲少數領袖爪牙的人不能任。在開會的時候也是採取專制的方式，他們所號稱爲民主集權者實爲民主專制。開會的時候，假使到會的人有一千個大，其中一百人一定事先聯絡好，主席團選舉何人，會場空氣如何造成，議案如何通過，統統事先說好了。等等開會的時候便把事先決定了的種種把戲照樣排演出來。如果有人到場對於某議案有異議時，於是羣起而呵斥之，這個人再不服服時，馬上勒出會場之外。選出的時候也是非常專制的。會場上選舉主席團的時候，事前如已決定某人，在舉手的時候你就非舉手不可，絕無反對的餘地。所以蘇俄的所謂「民主集權」者，我們可以改稱爲「民主其名，專制其實」。

蘇維埃的領袖，嘴巴裏唱高調，實際上實行科學的專制，實在是昧着良心做事。杜洛斯基 (Trotsky) 的所以反對斯達林 (Stalin) 就是爲了這一件事情。杜洛斯基做了一本。這本書的中心理論就是專門攻擊少數人專政的，其中有幾句重要的警句是這樣說的：

「現在是標榜着農工專政的理論，我們自己檢查查看，究竟農工真正專政了沒有呢？農人是太散漫了，

農人的程度還不夠，我們就不說農人來專政了，那麼工人究竟專政了沒有呢？固然，現在我們還可以製造出好聽的口號，說是：「非共產黨專政不能達工人專政之路！」這是說由共產黨專政來代替工人專政，但是我們再看看，究竟共產黨專政了沒有呢？老實說，現在並不是共產黨專政，祇是少數人專政，就是共產黨也是沒有說話的權的！」

這本書的理論實在是專門攻擊斯達林一般人，為斯達林一般人抓取政權的致命傷。這一本書當日在莫斯科銷了二十萬份，當時給斯達林一般人發覺了，立刻把這些已銷的二十萬份沿沿戶一本不留的收回。銷售這二十萬份是在一天，收回二十萬份也是在常晚辦好，都是神速之至。結果，杜洛斯基被監視了。這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情。

在這一幕中，我們可以充分明瞭蘇俄政治少數專政的真象了！

(四) 共黨領袖間的鬥爭與斯達林之所以成功

跟着，我又可以說說俄國共產黨領袖間的鬥爭。

列寧未死以前，共黨領袖間的鬥爭已經有了；列寧死了以後，領袖間的鬥爭，由潛伏的而至於大爆發了。本來列寧未死以前，有列寧的威望可以統一大小領袖，列寧死了以後大小領袖就變成羣龍無首，形成互相對峙的局面。在大小領袖中，斯達林要算是後起的一個人，而各派幾乎都是上了斯達林的大當，斯達林專門挑撥杜洛斯基派和別派鬥爭，別派因為互鬥而趨於兩敗俱傷，遂均為斯達林所制，等到各派覺悟聯合起來對付斯達林時，各派總合攏來的力量，已不夠和斯達林較量雌雄了！

斯達林之所以成功，因為他能投機，他能首先贊成新經濟政策；杜洛斯基派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他們反對新經濟政策。這是兩派成敗的關鍵。

斯達林是會製造口號的，是能投合人家鄉土的種族的觀念的，他要想直接繼承列寧之後，他就說：「惟有俄國

人才能繼承列甯的事業」！因爲同列寧同事努力革命的領袖，共有五個人，叫做共產國際五大領袖，還有杜洛斯基布哈林臘德客季諾維夫幾個人。五人中，除列寧爲俄人外，其他四人均爲猶太人。斯達林造出這一句口號，在俄國人面前當然講得響亮而聽得人耳的，爲了這句口號，遂使其他四人，不能繼列寧之後，手提俄國政治的全權，斯達林却可乘機崛起，一躍爲新首領了！於此我們可以明白，就是共產黨人還是種族觀念的圈套中鬧着爭鬥的把戲，共產黨徒對於民族主義諱莫如深，而對於種族觀念還是要利用，可見他們見解的錯誤與手段的卑劣！

列甯在日的時候，並沒有看得起斯達林，我們從何處看得出呢？杜洛斯基做一本書記述過去和列甯共同革命的情形，他說：

在十月革命沒有成功以前，我與列甯在一個偏僻的小房子裏睡着。半夜裏，列寧不曉得爲了什麼睡不着，他就和我談論起來了，他說：「我們爲革命而受苦受

難，假使我們二個人被害了，繼起的人是誰呢？我看

布哈林季諾維夫恐怕夠不上……」

在這一段記述中，可見列甯所自許的繼起之人連布哈林季諾維夫都夠不上，絕沒有提到斯達林半個字，可見斯達林實在是三等人物罷了。不過斯達林總算是很利害的一潤腳色，他能善觀風色，最能投機。俄國是最不遵守時間，俄國人口頭上說馬上就來叫做「雪又土」，往往雪又土了五年之久；俄國農民以寒暑氣候相約，絕不像英德人得的遵守時間。惟有斯達林這個人最能遵守時間而且最來得準確。俄國領袖和我約會談話最守時間的要算斯達林一人。斯達林還有一個長處，他人很聰明，做工作很負責，能一天做到晚不歇，又能專門做一件事不貪多做工作，例如他專做中央黨部秘書長，別的什麼事也不管，而別的人往往身兼七八要職，事情一多，又是忙不了管不了，弄得什麼事也做不成功。這些地方就是斯達林的長處，和他所以能成功的地方。說到時間問題，我又記起和布哈林會面談話的情形。布哈林忽然問我：

「胡同志，你看我的敵人是誰呢？」

「我不大清淨。」我說

「你不曉得我的敵人嗎？」布哈林說。

接着，他老實告訴我：

「我的敵人就是這個電話，我身兼九職，事情太忙，又要做文章演說，到每天晚上十二點鐘以後總想看一下書就去休息，却是這仇人來了。我的仇人，就是電話，電話裏總是有許多事情來刺激我的，弄得終夜不安。現在我們怎樣的忙着，而以前對於革命具有悠久歷史的人，一年總要死一二個人，而不能造成一二新起足以繼承我們事業的領袖，這真是一個很大的恐慌！」

布哈林言下，頗有「老成凋謝」之慨，可見蘇俄共黨幹部人材之寥落。我就對布哈林說：

「那麼你為什麼身兼許多事情呢？斯達林事情兼得少，或者要閒一點吧？」

「不過斯達林也是很忙的。有時候斯達林會客，客人掛號了三個月纔能夠會見」。布哈林說。

我們要曉得，一個人身兼七八職，空間固然擴大了而

時間却是不夠了，所以不能多做出許多事來。如果把許多時間專門用在一件事業上面，一定可以有很大的成就。斯達林利害的地方就是在此。我曉得在東的時候，仲愷同志身兼七八職，一天到晚跳來跳去忙個不了，但是還是忙不出什麼事情來。譚平山就不然，他專門管組織部，譚平山就在這個時候佈下許多陰謀的種子。譚平山這種辦法也可以說是採用斯達林的老方法。

在列甯之後，執政權最久要算斯達林一個人。斯達林因為做得很久，便弄得很熟套，變成了專門的樣子。所以別人要和他爭起政權，就很不容易了。斯達林之外還有齊徹林，他是一個外交能手。不過後來也不能和斯達林合作。

(五)蘇俄的社會生活與工人農民生活的狀況

在共產黨專政之下，蘇俄人民生活的狀況，蘇聯的真實社會情形，我們很需要明白了解的。蘇俄的共產主義的

假，蘇俄共產黨專政的利弊，都可以將俄國人民生活的狀況來度量其尺寸。口號標語的宣傳是沒有用的，事實真情不可諱塞的呵！

俄國一般的社會狀況，我們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蓋無不與社會主義相背。俄國每個月差不多架到西伯利亞的娼妓有三千多人，娼妓本是私有資本主義過度發達，婦女為經濟所迫，才以賣淫為營業；如果俄國是一個激底的社會主義國家何以還有這許多娼妓呢？新社會是主張男女自由戀愛、男女既然可以自由戀愛，為什麼還有這許多賣淫的娼妓呢？同時街頭上乞丐盛行，為無產階級謀利益的共產黨執政以後，無法生存飢寒交迫的乞丐較前更多，是不是共產黨是製造無產階級呢？再就蘇俄政府的官吏來說，他們自己說對於官吏的生活費限制得很嚴格，凡是做官每個月最多不得過二百三十個盧布。其實凡是政府做官的人，他自己的食衣住行的一切消費，和妻子兒子的家庭供給，統統由國家負擔了。做官的需要用什麼可以到工廠裏面去取，譬如他鞋子壞了，可以穿了原來的破鞋子到工廠裏去調

一雙新鞋子，不穿破鞋子去是不能換取的。生下來的兒子可以由公家來養活與教育。可見政府對於官吏花費的錢很不少了！在莫斯科有一個大戲院，這個戲院可以坐五六千人，歐洲還沒有看見像這樣大的戲院。這個戲院還是買票的，中等票價也需十來元，要不是發了財的人，誰有福氣來購買這種闊氣的座位呢？

俄國共產黨以工農專政標榜，究竟工農的生活如何？我們且不要說工農專政的政治慾望是否達到，我們只要問究竟工農的生活是否有保障？工農日常生活的條件是否滿足？

有一次我碰着一個女工人，我就要在女工的口中探刺她們的生活狀況。我問這個女工道：

「你們工人覺得政府怎樣？」

這個女工似乎受過很深的痛創，我這一問却是觸動了她的心事，她就滔滔不絕的訴說：

「我們工人覺得政府並不見得對於我們是有益。大概做工人的有三種等級：普通的工人是一等，進了工會

的就要高一等，進了工會同時又進共產黨的更高一等。工廠裏面的待遇，因為三種工人等級的不同，而發生待遇的差別。譬如拿請假一件小事來說，不進工會的就不能夠告假，生病的硬是要帶病做工；進工會的人真正生病的才可以告假。進黨的人就是不生病也可以告假。同時進會與進黨又沒有一定的標準，純以私人感情決定。再就男女關係來說呢，男女間的離婚本來是很容易的，不過還是有尾巴的條件，就是：在離婚以後，某一方面如果沒有做工，那麼有做工的某一方面一定要幫助他的。這就是離婚了還要負一種責任。使人不易離婚，這也是一種好處。不過這種尾巴條件看似平等，實際上還是不平等。男子找工作總是來得容易，女子找工作來得困難，所以男子離婚易，女子離婚難。如果進工會的進黨的離婚更來得容易了。我和我的丈夫離婚已經五年了，我沒有工作找他的時候他總是不肯補助我的，等到我有工作的時候，他反而要我到他，硬是要我養他。男子這樣的不講理，我

簡直是無法對付呵！」

這個女工言下泫然，我對於她們的苦楚也非常同情，就勸勉了她一番。

蘇俄的工人的生活 and 婦女的生活我們大概明白了。現在看蘇俄的農民的生活狀況。

有一回，我是到野外參觀蘇俄的炮兵野操，回來的時候已經很晚了，留在一個村莊的地方，找到一個農家來談話。炮兵司令叫外交部的人來當翻譯。在問答的時候，他們故意示意農民不要多講，但是農民身受的眞情的話，是抑制不住的，畢竟在對答中無意流露出來了，翻譯的人也是大多翻給我聽了。農民所講的話，因為受了環境的約束，不盡所懷，這確是事實。我問：

「你們農民對於政府是怎樣看法的呢？」

「我們不曉得怎樣看法，我們不知道」。農民淡然地回答，好像這個問題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我只好進一步再來問他了。

「你們剛才說不曉得政府的看法，這是什麼道理呢？」

「我們對於政府的看法並沒有什麼花樣巧妙看法，我們看政府的好壞，只要看政府對於我們人民是有好處還是有壞處。如果拿對於人民有無好處的條件來看現在的政府呢，那麼現在的政府對於我們人民並沒有什麼好處。」農民老老實實這樣說了。

「何以說政府對於人民沒有好處呢？」我問。

「什麼權利義務都是假的，好聽的字面子是飽不了我們的肚子的！以前我們每年收成若干，可以把農產品換取工業品，我們自耕而食，常有豐衣足食之樂。現在耕種和以前一樣的勞苦，或者更要受苦一點；但是把勞力所獲的農產品來換取工業品就非常困難。現在我們生活的需求的供給，比以前困苦得多了！」農民是訴苦着。

我就對農民說：

「你們不是有合作社的組織嗎？合作社可以交換農產品與工業品，你們的困難問題不是解決了嗎？當時杜洛斯基所發明的所謂剪刀問題的理論不是風行一時嗎？」

？爲什麼你們需求供給的交換還發生困難呢？」

「哼！先生說合作社有好處嗎？合作社是假的！農民自己不能經營合作社，祇許黨員才能辦合作社，所以合作社就變成官辦的機關，合作社裏所經理的東西都是價格很貴。合作社的事業，確是打破了商人的壟斷市場，但是這是合作社自己的利益，不是我們自己的利益。合作社收買東西很便宜，賣出去很貴，農產品工業品都是這樣。我們農民賣出買進兩面都是吃虧的呵！」農民幾乎是痛詆合作的不公了！

在炮兵司令和政府官吏之前，蘇俄農民竟說出這許多不滿意政府的話來，農民的直率與大膽，真出於我的意料之外了！

(六) 第三國際的陰謀庫

再要說到第三國際的情形。第三國際是蘇俄埋伏陰謀的地方，第三國際是蘇俄把陰謀傳播到各國的機關。

第三國際是專門弄各國的工人，除了愚弄各國的工人

之外，第三國際可以說毫無內容。蘇俄把各國工人弄來以後，要想改爲「共產國際」，可是實際上並沒改。他們愚弄各國工人，開會有錢幫助，罷工也是有錢幫助，他們總以爲唐布的神通總是很大的。不過第三國際利用人家的形跡非常畢露出來，德國女子威特傑說：「第三國際開會的時候總是聽到這一樣的談論：『派去指導你們的人員比較好一點嗎』你那邊的情形現在好點嗎？』我們是有我們的情形，第三國際總是處理未當」。這是我常常聽見的。實在第三國際的措置事件往往自相矛盾。譬如我在德國指導工人本來已經很妥當，後來另外又派什麼人去攪，就攪出

亂子來了』。總之，第三國際完全是以人家爲工具，蘇俄深怕自己弄不好，心中覺得着慌，所以要向外去把人家也弄壞。考茨基有一段批評的話，說：『這是自己外強內乾的做法，向外是求進步，向內是退步，尤其對於農民是退步。對內退步是恐怕內部發生內亂，對外進步是向外虛張聲勢罷了』。這幾句批評的話，拿來放在俄國身上真是很忠懇的，這是蘇俄對外政策的最確當的描寫！

蘇俄是被全世界目爲怪異的國家，它是一個秘密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陰謀的國家。

十九、八、一日、南京。



本 誌 投 稿 簡 章

- (一) 本雜誌內容分下列各欄
- (A) 插畫
 - (B) 論著 包括關於俄國國情及中俄外交問題之論文
 - (C) 譯述 包括各國名人關於俄國之言論和記載
 - (D) 調查
 - (E) 記載 (甲)蘇俄大事記 (乙)中俄外交大事記
 - (F) 文藝 譯述蘇俄當代名人文藝作品
 - (G) 通訊
 - (H) 書報批評
- (二) 以上各欄歡迎投稿。投寄之稿或自撰或翻譯。文情不拘文言白話，但須用新式標點。
- (三) 投寄譯稿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及地點詳細說明。
- (四)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五) 投寄之稿，未經揭載，如預先聲明，並附寄郵資，可予寄還。
- (六) 投寄之稿，俟揭載後酌支酬金如下：
 (甲) 每千字二元至五元。
 (乙) 酌酬本雜誌若干期。
- (七)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 (八) 投稿請寄南京鼓樓北大街三十三號院內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八日 第八號

編輯者 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發行者 俄羅斯研究雜誌社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南京鼓樓北大街三十三號院內)

零售 每月一册 全年十二册
 定價 每册一角五分 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定 預		冊 數	書 價	連 郵 費
全 年	半 年			
十二册	六册	十二册	一元七角	二元三角
		六册	九角	一元二角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地 位	全 頁	半 頁	四 分 之 一
特等	底封面	五十元		
優等	封面內面及對面	三十五元	十九元	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二十元	十二元	七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